

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論

(内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6年·北京

· 內 部 讀 物 ·

蒙古人民革命党反华言論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0 65 元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1}{2}$ · 字数 96,000

1966 年 4 月第一版 1966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842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 1964 年 7 月，已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講話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伦，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自 1963 年 7 月 15 日至 1964 年 10 月的材料，共計四十九篇。书中的小标题和异体字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真理报》社論：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一致的热情捍卫者…………… 1

《真理报》社論：

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 5

《真理报》社論：

符合人们心愿的条约(节译)…………… 8

《真理报》評論員文章：

这是誰同誰勾結起来了? ……………10

《真理报》社論：

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16

《真理报》評論員文章：

始終不渝地支持苏联政府的政策(节译)……………20

蒙古和平与友好組織执行委员会主席德·阿迪比希

对《真理报》記者的談話(节译)……………21

《真理报》評論員文章：

和平力量的胜利(节译)……………23

《真理报》社論：

伟大的友好月(节译)……………24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巴·勒哈姆苏伦在

蒙苏友好月开幕式上的讲话(节译)……………25

蒙古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查·洛德伊丹巴：	
團結的政策和思想戰勝了分裂政策(節譯).....	26
《真理報》社論：	
和平，只有和平(節譯).....	30
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查·杜格	
爾蘇倫在視察高級黨校時的講話(節譯).....	31
《真理報》社論：	
時代的偉大勝利(節譯).....	32
《真理報》社論：	
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旗幟.....	33
蒙古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格·奧其爾巴特在蒙古新	
聞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是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鬥的	
戰士(節譯).....	37
《黨的生活》雜誌社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永恒火炬(節譯).....	38
鮑·里古：	
蘇聯共產黨是公認的先鋒隊(節譯).....	40
扎·楚納格蘇倫：	
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節譯).....	44
《真理報》社論：	
增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45
《真理報》文章：	
共產主義運動的傑出活動家(節譯).....	49
色·普日布：	
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節譯).....	51

策·奥其尔巴勒:	
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节译).....	52
尤·泽登巴尔和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沿着列宁的道路(节译).....	54
索·鲁布桑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四周年的集会上的	
讲话:	
列宁的思想正在胜利和实现(节译).....	55
达·勒哈姆扎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节译).....	56
蒙古《真理报》在转载苏联《真理报》文章《马克思	
列宁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学说》时	
的按语.....	57
达·扎姆苏伦: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的著作(节译).....	58
策·纳木斯莱:	
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共同斗争必胜(节译).....	60
《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文章:	
左倾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危险.....	61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12 月 22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挑起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	85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勒哈姆苏伦在	
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上的报告:	
关于大力改进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节译).....	90
部长会议副主席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	
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的讲话(节译).....	91

納·南扎特:	
和平共处是階級斗争的特殊形式(节譯).....	92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94
策·图門德木貝尔勒: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关于时代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問題(节譯).....	101
蒙古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其米德 1964 年 8 月 1 日在东京記者招待会上的声明(节譯).....	104
《真理报》社論:	
和平的重要文献(节譯).....	105
达·尼瑪苏伦:	
真理战胜誣蔑和誹謗(节譯).....	107
《真理报》社論:	
苏共是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先鋒队(节譯).....	109
德·巴勒丹:	
我們时代的斗争的主要戰場(节譯).....	112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第一国际的思想是永恒的(节譯).....	113
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主席策·彭查克諾尔布在社会科学教师會議上的講話:	
为了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課程的教学和生活紧密結合(节譯).....	115
烏兰巴托市党委书记扎·尼瑪:	
憎恨分裂政策.....	117
——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蒙古通訊社就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的談話 发表的声明.....	119
烏兰巴托市委第一書記巴·阿拉坦格尔勒在庆祝 第一国际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旗帜(节譯).....	123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巴·錫林迪布：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是公认的(节譯).....	125
尤·泽登巴尔： 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合作是切身的需要(节譯).....	128
納·沙格达尔 向兄弟国家的专家学习(节譯).....	131

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 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

《真理报》社論

《真理报》今年7月19日刊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共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內的所有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对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旨在进一步加剧分歧，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陣营及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并对苏联共产党和兄弟共产党、工人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狂暴的攻击的信件所发表的公开信中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自己党在国际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观点所作的詳細解释，表示热烈的支持和贊揚。

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諸如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陣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的原則問題上奉行着同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險的錯誤的政策。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为消除由中国同志首先挑起的分歧并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基础上統一思想作出了一切所能作的努力。

全体共产党人和正义人类从实际行动中看到，苏联共产党及其以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和平的杰出活动家，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尼·謝·赫魯曉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高举着馬

克思列宁主义不可战胜的战斗的革命旗帜，增强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防止消灭世界人民的毁灭性的热核战争，坚决支持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并在苏联建设着共产主义。

但是，某些愚笨的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公认的先鋒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说它们“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而这个党是由伟大的列宁所建立和锻炼起来，并最早给人类指出了新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前程，领导、鼓舞和组织英勇的苏联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斗争，在粉碎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敌人方面建立了伟大功绩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教导，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斗争，是否支持和帮助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的亿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试金石不是冗长的咒骂和诬蔑，而是真正的客观行动。

苏联人民对被压迫和被奴役的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以及建设新生活的事业所给予的真正的兄弟般的各种援助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1921年，在蒙古人民为解放和独立而进行的神圣斗争中，苏联人民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给予援助。同时，苏联红军战士为了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下保护我国的解放和独立，曾经

多次同蒙古人民軍战士并肩战斗，建立了永世长存的伟大功績。

全人类都非常清楚，伟大的苏联人民及其英勇的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下解放了被奴役的欧洲人民，使它們走上了建設新生活道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勋。

誰也不能否认，現在，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祖国建成社会主义以后，以創造性的頑强劳动建設着共产主义。同时还慷慨地給予兄弟的社会主义各国和获得了独立的年輕的国家以經濟、技术和科学方面的忠誠的巨大的援助。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創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決議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苏共二十一、二十二大的決議，特別是苏共綱領，是当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給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設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

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为和平、全面彻底裁軍、为反对新战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并为吸引和团結各国人民到这一斗争中来而进行着一切努力。

苏共的这些努力，得到了世界上一切忠誠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贊揚。

所有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曾坚定地支持苏共二十大勇敢地揭露根本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現在，客观生活已經明显地证明消除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苏联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艺术的迅速发展，苏联的英勇儿女遨游太空，激起了人类的驕傲。按肤色、种族和地理来划分世界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和共产党人的共同財富馬克思列宁

主义的大民族主义表现，是分裂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极为有害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在非党的国际组织的会议上再提出兄弟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问题，进行了破坏团结的活动。苏共在公开信中，以事实揭露和坚决回击了中共报刊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诬蔑为“盲从别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甚至于说成是完全“跟着别人指挥棒行动”等诬蔑和诽谤。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中国同志以冗长的革命词句来掩盖其对苏共和兄弟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和诽谤以及破坏和削弱团结一致的这种下流的行动，表示深切的不安和忧虑。

现在，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坚决斗争，是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及其党员的神圣任务。

（译自 1963 年 7 月 21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人民表示祝賀和贊成

《真理报》社論

为了締結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試驗核武器的条約，苏、美、英三国代表举行談判达成協議，并且在条約上签了字。这完全符合人类的願望。苏联政府很早就提出的完全禁止試驗核武器并銷毀这种武器，全面彻底裁軍，撤除一切駐扎在別国領土上的外国軍事基地，防止核战争等国际重大問題，不是一件馬上就能彻底解决的輕而易举的事情，这样的解决也不是能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同所有和平力量一起，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战争狂人的頑强斗争才能逐步解决的严重問題。

因此，各国人民认为締結这个条約，具有把人类从核武器試驗所造成的危害中拯救出来的重要意义，是全面彻底裁軍、防止毁灭性的热核战争的第一步。

就禁止試驗核武器达成協議的令人鼓舞的消息在全世界一經传开，为和平和反对新战争而进行多年頑强斗争的全体人民馬上从心里祝賀它，表示贊成和支持。

这是苏联共产党列宁主义和平政策的胜利，是以这个党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胜利，是全体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胜利。

珍惜和維護社会主义陣营、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巩固的統一和团結，为和平和反对毁灭性的骯髒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而頑强斗争的蒙古人民贊成并支持苏联、美国、英国的代

表团在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試驗核武器的条約上签字。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表达自己人民的这种真誠願望，发表了支持世界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三大国締結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試驗核武器的条約，并且表示願意参加这个条約的声明。

因为蒙古人民从自己的經驗中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够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所以坚决同帝国主义者瘋狂的軍备竞赛政策和屠杀千百万人民的战争进行斗争，坚定地拥护毫不动摇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党和政府，支持它們的活动。

因此，蒙古人民一致贊成并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的支持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試驗核武器的条約并且願意加入这个条約的声明。

蒙古人民永远不会走那条所謂在变成灰烬的世界上比从前生活得更美好的，走向死亡的道路。因此，蒙古人民同一切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一样，认为必須进一步巩固这个避免战争灾难的最初的开端，不因此而感到万事大吉，进一步加强为达到禁止生产核武器、銷毀現存武器、全面彻底裁軍的步驟而进行的斗争。現在为此奋斗，今后也将为此奋斗。

美国和西欧的“狂人”們瘋狂反对这个符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希望、受到他們贊揚的重要步驟。

特别是法国政府誣蔑这个条約是“空洞的騙局”、“使大国和小国的不平等地位固定化”。

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洲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們的辞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約，粗暴地誣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說不出来的虛伪的誣蔑，用伪善的辞藻大喊大

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中国的这种诬蔑欺騙不了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

尽管中国领导人谈什么我们正在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暴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且得到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詞句攻击和诬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谴责和駁斥。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将近六十个国家表示愿意参加这个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結果的条约，除去希望战争的反动透頂的冒险的“狂人”、他們的伙伴和传声筒以外，所有的人都赞成和同情这个作为有效解决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战争危险等重大问题的第一步的条约，这个条约是完全符合人们和平利益的明显的证据。

（譯自 1963 年 8 月 6 日蒙古《真理报》）

符合人們心願的條約(節譯)

《真理報》社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7 月 31 日的聲明中無理反對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簽訂，誣蔑它似乎是“欺騙人民的行為”，這實際上和那些反動集團一唱一和，是使人感到驚奇的事情。

中國領導人經常說，必須為全面裁軍和禁止核武器而鬥爭，但又反對在這方面的鬥爭取得重大的進展，這說明了什麼呢？這實際上是要使禁止核武器仍然成為一句空話，不許在這方面作出任何一個具體的步驟。

在三種環境里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簽訂，對於中止以放射性物質污染空氣和保護人們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意義。但是中國領導人以反對這個條約來無視世界各國人民的頑強鬥爭和正義要求以及人性。

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的簽訂又一次生動地證實了和平共處政策的正確和它的生命力。但是，中國領導人反對這個條約，這說明了他們在和平共處方面所說的只不過是夸夸其談，漂亮的詞藻而已。

中國政府的聲明攻擊蘇聯政府在禁止核武器試驗方面作出的重要步驟是“背叛”蘇聯人民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的利益，是同反對和平力量的戰爭勢力“聯合”，這是共產黨人所不能想像的毫無根據的誣蔑。

中國領導人借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名義惡毒攻擊蘇聯，蒙古人民同蘇聯人民和其他社會主義各國人民一起認為這種誣

蔑是企图分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有害行为，对此加以鄙视和坚决驳斥。

苏联政府 8 月 3 日的声明揭露了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方面所主张的错误的冒险政策，是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政策作了严密深刻的解释的重要文献。蒙古人民完全地、尊重地赞同这一文献的全部观点。

（译自 1963 年 8 月 10 日蒙古《真理报》）

这是誰同誰勾結起来了？

《真理报》評論員文章

苏、英、美三大国締結的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进行核武器試驗条約，已在莫斯科正式签字，这是使全民感到欢乐的重大国际事件。

在这期間，世界大多数国家意識到和承认了这个問題的重要性，紛紛签字加入莫斯科条約。

至于我国，我国政府一贯支持旨在緩和 international 紧张局势的一切措施，因而完全贊同莫斯科条約，并在 8 月 5 日发表了表示参加該条約的声明，8 月 8 日我国政府代表团签了字。

尤·泽登巴尔同志在关于这一条約給苏联政府首脑尼·謝·赫魯曉夫的电报中指出，蒙古人民认为，这一条約的簽訂是为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刻不容緩的国际問題創造条件的良好开端。

我們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完全支持和拥护由明智政策所产生的这一重要事件。

莫斯科条約是和平共处原則的必然的胜利，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胜利，是一切为世界和平和安全而斗争的力量的胜利。

当国际形势非常敏感的現时代，只要爆出一小点战争的火花，轉瞬間就可以变成热核危机，給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防止这种毁灭性的危險是一切国际問題中最重要、最严重的問題。

因此在合理地解决任何一个重大国际問題时，例如解决禁

止核武器試驗問題，只要在某一方面能有所貢獻，即使目前還不能把整個問題都包括進去，不是徹底的，也應該把這種解決看作是向前邁進的一步。這就是對待問題的健全的、明智的態度。

生活證明，不能一氣呵成地解決複雜的國際爭端問題，除了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解決外沒有其他的道路。

三大國就禁止在大气層、宇宙空間和 underwater 進行核武器試驗達成協議，雖然不能消除核戰爭危險，但是對進一步停止地下核試驗和全面禁止核武器，並進而從和平的利益出發解決重要的國際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今後永遠不讓只是在莫斯科會談過程中才形成的三大國互相信任的精神失去，而使之繼續下去，這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莫斯科條約將大大阻止核武器在許多國家擴散。要是讓核武器進一步擴散的話，那就將增加加劇軍備競賽和因某一偶然事件或挑釁而爆發原子戰爭的可能性。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扔原子彈的悲慘事件發生後已十八年，現在同製造這種炸彈直接有關的反應堆在全世界有五百八十六個，其中一百八十七個為英國、蘇聯、美國和法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所有，這是在不久的將來製造核武器的基礎。按照原子學專家的計算，從現在起的五年以後，西德、比利時、加拿大、日本、以色列等美、歐、亞等十來個國家將有製造原子彈的條件，他們在這方面動員了全部力量。年復一年，這樣的國家的數字將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增加。這樣，原子死亡的黑影籠罩世界的危險正在來臨。

當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粉碎、在即將自殺的時刻進行痛苦掙扎時，他曾想，如果自己有原子彈，一定要用來反對各個民族，使之同歸於盡。如果原子彈落入象希特勒這樣玩弄各國人民的命運、視死亡為無所謂的瘋子手中，具體地說，落入西德復仇主義者的手中，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危害呢？這是很清

楚的事情。

总之，手里掌握核武器的国家越多，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从此以后关闭了以放射性微粒污染三种环境的大门，从这方面看来，莫斯科条约的意义更加明显。

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使个别人感到不舒服，而且燃起了他们的怒火。在美国被群众称作“疯子”的极端反动分子仇视和反对这个条约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力图成为原子大国、竭力加强“巴黎一波恩”侵略轴心的戴高乐政府出来直接反对莫斯科条约，这一点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为了理解究竟谁是战争挑拨者，还可以指出，盘踞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中的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腐朽的封建贵族直到狡猾的国际挑衅者和法西斯刽子手。他们正如俗语所说，“下雨之前必有尘土，乌鸦飞的方向必有腐肉”那样不时伸出脑袋。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以同战争挑拨者最反动的分子相同的立场对待三大国条约，这是真正使我们惊奇不止的事情。中国领导人急急忙忙地同大洋彼岸的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的反共、反苏的呐喊集团勾结，靠攏，不能被解释为一时的失策。

当世界公众希望莫斯科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会谈取得成果和成就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经迫不及待地希望这次会谈不要取得结果。如果会谈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取得结果，那么他们肯定会在每一个交叉路口上宣传：“喏，我们不是说过吗，不能和帝国主义打交道，我们的警告不是正确的吗！”

但是当会谈取得足以使人产生信心的具体成果时，中国领导人就愤怒地进行诽谤。他们在直接否定莫斯科会谈的意义的同时，进行了反苏的卑鄙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7月31日发表的声明中，否定了三国莫斯科条约，说它是“骗局”，并提

出了一下子干淨、彻底地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建議来与之对抗。

从表面来看，提出这种建議似乎并不錯，但是，不能不指出这个建議在根本上含有恶毒的思想。

首先应该指出，这种建議完全不是新的东西，全世界都清楚知道，在此以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問題上曾經提出过合理的建議。

中国领导人現在通过掀起彻底、干淨地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冗长叫喊的方式来貶低关于在三种环境里禁止核試驗莫斯科条約的意义，并进而用沒有必要与帝国主义談判、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等等說法散播对各国人民的力量丧失信心和失望的思想，阴谋分裂和平力量。

莫斯科条約一签字，戴高乐就立即反对它，并提出“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口号，这就毫不迟疑地坚持使法国成为原子强国，繼續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試驗新核武器的方針。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彻底、干淨地禁止核武器試驗”的想法，实质上就是說，誰願意繼續試驗核武器，誰就試驗吧，在人們的环境里要布滿放射性物质，就让它布滿吧，至于我們，要有我們的核武器。上述想法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莫斯科条約发表的声明中关于这一点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究竟在捍卫哪些国家的利益呢？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安全完全可由苏联的軍事潜力及其本身的防御手段来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立場說明，他們的主要企图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所有报纸都接連不断地发表了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充滿了誣蔑和咒罵的长篇累牘的文章，8月2日《人民日报》社論胡說莫斯科条約是美帝国主义主持簽訂的。次日，8月3日《人民日报》社論中恬不知耻地說：“苏联政府向美帝国主义让步”。

中国同志如果真的认为当苏联政府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又肩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重担，粉碎了人类的凶恶敌人希特勒法西斯的苏联人民，现在会向美帝国主义投降，那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在从德日法西斯的统治下解放欧亚各国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事业中，自己的优秀儿女曾为之流血牺牲的英雄的苏联人民在人类面前建树的光荣的功绩是永远不能为人忘记的、谁也否定不了的不朽的业绩，它将永久铭刻在善良人们的心里。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

中国领导人如此不知羞耻地攻击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柱——和苏联人民进行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这证明他们没有丝毫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国领导人把矛头指向莫斯科条约，这就更加脱离了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失去节制，只要少数外国报刊说出些不能代表政府和公众的、缺乏意义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两句话，他们就急急忙忙地搜罗起来在中国报纸上发表，企图用来“代表”那些国家的公众。这实在是可笑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不仅不顾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兄弟关系的准则，而且连一般国家之间的礼节也不顾了。

他们的行动旨在直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最反动

的劊子手結合起來，把他們推到了在複雜的問題方面犯嚴重錯誤的可耻道路上。中國領導人和西方狂人一唱一和，從他們反對旨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任何措施來看，誰同誰勾結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嗎？

蘇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所有正直的人們，為了實現莫斯科條約，進而鞏固國際間的相互信任和保衛和平，必須對形形色色的挑釁者提高警惕，加強對帝國主義戰爭挑釁者勢力，尤其對表面上講革命的詞句、但實際上比西方狂人有過之無不及並且恰恰滾入了他們的道路、忘記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的左傾宗派主義者的鬥爭。

我們的任務和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任務是合理地解決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全面徹底裁軍，建立北大西洋組織和華沙條約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締結對德和約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人類面臨的事情是解決這些問題，發掘和利用一切途徑和可能，達到從社會生活中排除戰爭，實現人類早就憧憬的沒有武器和沒有戰爭的生活的願望。

（譯自 1963 年 8 月 16 日蒙古《真理報》）

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

《真理报》社論

本报全文刊登了苏联政府本月 21 日的声明，蒙古人民及其政府贊同和欢迎苏联政府所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是苏联政府就关于禁止在三种环境里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的意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在协商一致和互相諒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爭端問題，关于禁止核武器試驗等切身重要的国际問題作了真正有根据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清晰地闡述了苏联政府过去和現在在上述問題上所持的立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

苏联政府声明中說：“苏联政府为了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团結，將繼續付出一切力量，并在为防止和排除热核战争的危險，为爭取和平共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作好了准备的社会主义各国磐石般的团結基础上为保障世界和平的胜利而斗争。”

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所提到的一切观点和結論完全同蒙古人民的願望，我国政府所奉行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相符合。

我国政府认为，“核禁試条約的簽訂在解决完全禁止試驗和使用核武器及全面彻底裁軍問題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步驟”，因而签字加入了这一条約。蒙古人民认为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站在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的前列中的一个鮮明的标志。世界絕大多数国家欢迎和支持禁止在三种环境里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截至本月 26 日，在莫斯科条約上签字的，在莫

斯科有七十一个國家，在倫敦有六十九個國家，在華盛頓有七十五個國家。

不是象中國同志所說的：“企圖……騙取人們對莫斯科條約的支持”，相反，世界公眾在詳細研究了該條約當前的和將來的國際意義的基礎上，認為該條約無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換句話說，莫斯科條約是衡量真誠地希望各國和平和安全的善良、正直人民的團結和力量的一次世界性的表決。就這樣證明了莫斯科條約是完全符合各國和平的利益的最正直、最有根據、有生命力的重要文獻。

關於禁止在三種環境中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在全世界大大提高了蘇共及其以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蘇聯政府和一貫為和平而鬥爭的英勇的蘇聯人民的威望，從而使各國人民更加堅定地相信蘇聯過去是，今後也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壘。這個條約的簽訂，向全世界表明：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愛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總路綫是一貫正確的。盡人皆知，反對莫斯科條約的一小撮人現在已經真正的孤立了。那些靠戰爭利潤發財致富的少數帝國主義集團，例如美國的“瘋子們”，西德復仇主義者和法國極右翼分子明目張膽地反對這個條約，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然而蒙古人民深深感到遺憾的是，中國領導人也公開反對莫斯科條約，他們為了否定這個條約的世界意義而百般地進行爭辯。中國領導人所堅持的這種不可思議的、乖僻的立場是有害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團結和世界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團結及愛好和平力量的鬥爭的錯誤立場。

莫斯科條約對和平有着巨大的意義這一點，已為世界人民所肯定，堅持同這個有根有據的客觀真理完全相反的立場，究竟有什麼用呢？！核國家曾經在四種環境中試驗原子彈，現在當締

結了取消其中三種環境的試驗的條約的時候，非常奇怪的是，中國領導人反而說這個條約“大大有利於戰爭力量，大大不利於世界和平力量”。中國領導人把具有重大殺傷力的核武器低估為“紙老虎”，這同他們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堅持的錯誤立場有關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都由衷地意識到正是由於蘇聯掌握了強大的現代化武器，才制止了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歇斯底里，保衛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與安全。只有中國領導人否認這一點。他們的下述說法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為了用武力消滅帝國主義，而犧牲億萬人的生命和一個個完整的國家，然後活下來的人們將在戰爭的廢墟上以巨大的速度創造出比現在高出一千倍的文明和生活。既然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盡一切努力使各國人民過沒有戰爭、沒有恐怖的安寧生活，那麼，一個共產黨人就實在不應該有這種思想：犧牲一半人類生命來制服帝國主義。低估核戰爭可能帶來的災難，和企圖使人民產生這種錯覺是極其危險的。

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人都為立即消滅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鬥爭着，但是，我們的黨、政府和人民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拿發動熱核戰爭來作為消滅帝國主義的手段。堅定地相信帝國主義必將滅亡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過去曾經，今後也仍將滿懷信心，卓越地利用防止世界戰爭的一切可能性，為了保衛世界和平的神聖事業而進行不懈的鬥爭。

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人，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通過各種方式，彼此交換意見，採取最有效、最有利的手段是為了解決國際重大問題有着不可缺少的意義。但是，特別令人遺憾的是，中國領導人把百般地謾罵兄弟般的同志當作給自己在國際重大問題上所採取的錯誤立場辯護的手段，而且用言語攻擊

和誣蔑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每一个有健全理智的人都很清楚：暴怒会使人失去理智。恼怒与嫉恨是一个政治家最坏的参谋，我們說，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并不多余。

蒙古人民和我們的政府相信，中国同志会考虑和理解已为各国人民所承认的、对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有巨大意义的莫斯科条約的含义。

为爭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为通过談判的道路解决国际爭端和爭取全面彻底裁軍、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过去始終是我們党、政府和人民的刻不容緩的任务，今后也仍将坚定地坚持这条路綫。每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崇高任务是：进一步增强反帝統一战綫的一切力量和使和平力量的团結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本报昨天发表了中国政府发言人8月15日的声明。这个声明的字里行間充滿着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世界社会主义陣营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誣蔑和謾罵，从这个声明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只能用咒罵、誣蔑和攻击来为自己的錯誤立場辯护。我們这样刊登是为了让讀者了解中国领导人已經走到了何种地步。

（譯自1963年8月28日蒙古《真理报》）

始終不渝地支持 苏联政府的政策(节譯)

《真理报》評論員文章

但是,使爱好和平的蒙古人民深感遺憾的是:中国政府的多次的声明和中国政府最近所进行的宣传运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鋒队——苏联共产党以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綫,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工人階級的团結。

(譯自 1963 年 9 月 25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和平与友好組織 执行委员会主席德·阿迪比希 对《真理报》記者的談話(节譯)

我們对于中国领导人有害地影响我們同邻国的关系、社会主义陣营的巩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錯誤立場不能不感到忧虑。我們非常仔細地閱讀了苏中两国政府的历次声明，每个讀过苏联政府 1963 年 9 月 21 日声明的人都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一声明对中国领导人毫无根据地指責苏联政府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一貫立場的企图，給予了具体的回答。

从声明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中都可清楚地看到，苏共和苏联政府为了解决同中国领导人的意見分歧，表現了多么巨大的耐心和謹慎的态度。誰都清楚，苏联不以爭辯为前提，而坚持通过协商途徑解决任何一个爭端問題。

我曾从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及記者嘴里听到过，“中国领导人不同意和平共处政策”之类的话。我多次听他們說：“中国不应该奉行这种政策。社会主义各国都在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但是，我从苏联声明中获悉，中国领导人希望战争，他們甚至曾經估計了在新的世界战争中将会牺牲多少人。中国“理論家”說，即使几千万人口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人民在新战争中全部毁灭，但仍会留下在世界上建設社会主义的人。他們不动声色地談到把人类变成灰烬的事，这种人很难称作是关怀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联政府声明呼吁达成协议，停止就意见分歧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这是非常正确的良好愿望。蒙古谚语说，“团结的喜鹊可以捉住大鹿”。因此，我们认为，尽可能友好解决争端问题，把人们的智慧和行动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动员起来，那样，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将会走得更快。

(译自 1963 年 9 月 29 日蒙古《真理报》)

和平力量的胜利(节译)

《真理报》评论员文章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核禁试条约，不仅反映了全体苏联人民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蒙古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中国领导人却对和平共处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的外交政策和莫斯科条约进行百般辱骂和诬蔑，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和平努力。然而，中国领导人这种顽固的立场并不能阻挡争取和平斗争的向前发展。一贯坚持和平共处政策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将在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译自 1963 年 9 月 30 日蒙古《真理报》)

伟大的友好月(节译)

《真理报》社论

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百般地歪曲和攻击苏联共产党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错误立场。正象不能用手掌遮住普照四面八方的光明的太阳一样，企图丑化对于真理和神圣的事业怀着明智思想的人，是非常愚蠢的。

(译自 1963 年 10 月 5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書記 巴·勒哈姆苏伦在蒙苏友好月 开幕式上的讲话(节譯)

苏联人民建設共产主义的成就证明了中国領導人对伟大列宁的共产党及其綱領和政策的歪曲是毫无根据的，是令人驚訝的。苏联社会的现实駁斥了并还在駁斥这种恶意的誣蔑和攻击。

中国領導人在当代切身重要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和路綫是非常錯誤的和有害的。当代现实状况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經驗向大家证明，他們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制造分裂的企图是注定要失敗的，是徒劳的。

(譯自 1963 年 10 月 6 日蒙古《真理报》)

團結的政策和思想战胜了 分裂政策(节譯)

蒙古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查·洛德伊丹巴

參加尼科西亞亞非團結組織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各國代表團在會前一致向新聞界人士表示，相信會議將取得圓滿的結果。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團却煞有介事地向新聞界聲明，他們將利用亞非團結組織來實現自己的錯誤政策，如果這一企圖不能實現，他們將不惜製造分裂。西方報紙抓住這一點大肆叫囂，說什麼這次亞非團結會議將不會取得成果。

總之，近幾年來中國同志在亞非團結組織方面，一直推行種族歧視觀點和分裂團結的有害政策。這表現在他們以錯誤的方向利用亞非各國開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偉大鬥爭，屢次企圖使亞非團結組織脫離世界進步組織。

今年初在莫希舉行會議時，誣蔑以著名和平活動家奧勒嘎·帕夫魯特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代表團，說是“白種人在此無事可做”，威脅要分裂團結組織，甚至未讓代表團講話。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熱情戰士、積極的和平活動家和著名作家、已故的納·希克梅特，說“我們不知道這麼個人”，未让其參加會議。可是1952年在北京舉行亞非和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時，中國同志隆重地把納·希克梅特請去，選他為會議的主席團委員，尊重備至。

這是在各國人民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和平運動的進程中，公開企圖把這個範圍內形成的亞非團結運動同世界進步力

量分开,成为自己手中的武器。

中国同志在分裂亚非团结方面所进行的不应有的活动的又一证据,是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召开的新聞工作者會議上所表現的行为。他们利用自己的追随者,不仅不让亚洲大国苏联参加这次會議,而且还提出了不让处在亚洲中心的我国参加这次會議的筹备工作的問題。为了使自己的錯誤路綫得到支持,中国同志慣用的手法是建立各种分裂組織、任意組織所謂座談会和讲习会,还用錢收买真正連誰也不能代表的某些分子参加各种會議,以各种非法的手段拉攏某些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亚非团结組織代表团在一到尼科西亚就发表冗长的声明,大肆反对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間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試驗的莫斯科条約。总之,在他们的声明中充塞着什么“我們將随时准备給予回击”,“我們之間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等。

在参加會議的各国代表团为使會議成为对亚非人民的团结运动作出重大貢獻的措施和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团结而努力时,中国同志就以所謂沒見山就撩襟,沒見水就脫鞋,开始談論关于分裂的問題。其目的,第一就是利用亚非人民团结运动,来实现自己的狹隘的錯誤政策,如果不能实现,就实行分裂;第二就是把自己的立場强加于各国代表团。

从會議开始討論总書記的报告到确定議程,中国代表团反对多数意見,力图在代表团中間散布互不信任。

他們企图以各种手法把自己的立場强加給各国代表团,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在尼科西亚會議前夕,他們召集了非洲国家代表团团长,进行了几个钟头的談話,誣蔑和攻击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政策、各国人民在全面裁軍方面的斗争和莫斯科部分禁止核武器試驗条約等。

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的发言，也同样贯穿了这些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攻击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显著贡献的莫斯科条约，诬蔑它是“背叛人民的事情”。这是对在这一条约上签了字的，包括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內的九十多个国家政府的污辱。

在莫斯科条约上签字与否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他们的权力。但是，中国没有权力来诽谤同意这一条约的独立国家都背叛了自己的人民。理智健全的人很难相信，赞同莫斯科条约的九十多个国家都是错误的，而不同意这一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正确的。这实在是可笑的事情。中国代表团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被理解为是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习气。

中国代表团诬蔑莫斯科条约的行为，引起了多数代表团的指责和不满。

中国同志非常喜欢以夸张的言词咒骂帝国主义。但是，他们对裁掉帝国主义手中的危险武器方面所作出的第一步却表示憎恨，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莫斯科条约问题上同法国帝国主义一唱一和。

在尼科西亚会议上，由于中国同志奉行着上述错误的政策，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的境地，以至最后企图在会上捣乱。由于他们反对会议的程序和给会议讨论的问题设置重重障碍，使一致选出的会议主席李沙里迪斯先生处于难堪的境地，提出了再次讨论是否由他主持会议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公开奉行的亚非对立的政策，引起了所有代表团的反对。坦噶尼喀代表团团长生气地说：“信任非洲的时候到了”。这句话，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家的同情。

中国同志和追随他们的一小部分代表团企图在世界和平运

动之外和亚非团结运动之外召集分裂会议的活动没有得到各国代表团的任何支持。

这样，团结的政策和思想战胜了分裂政策，执行错误政策的人孤立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对于亚非人民的伟大运动有极大贡献的重要决议。会议高度地评价了莫斯科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并作出了专门的决议。这一决议指出，莫斯科条约是争取完全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使用的伟大斗争的初步成就，因此，号召亚非人民今后进一步大力开展这一斗争。理智和人道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脱离了群众，有亚非近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的这一会议圆满地解决了预期的任务，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可耻的殖民制度和争取确立世界的持久和平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作出了又一重要的贡献。

（译自 1963 年 10 月 7 日蒙古《真理报》）

和平, 只有和平(节譯)

《真理报》社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违背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致贊同的方針和路綫。反对和百般咒罵莫斯科条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 这引起了蒙古人民和世界正义人們的不滿。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錯誤方針和路綫, 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团結一致的有害的政策。但是,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对立的政策无論如何也不能阻止爭取和平的斗爭进一步发展。

(譯自 1963 年 10 月 12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 黨中央書記查·杜格爾蘇倫 在視察高級黨校時的講話(節譯)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持的觀點和行動却與此不同，這可從中國政府的歷次聲明，特別是最近以來他們所進行的宣傳運動中清楚地看出來。最初他們只是在當代的個別特殊問題上同蘇共及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有分歧，現在他們過分地離開了共同制定和贊同的莫斯科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聲明中關於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總路線，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国家關係問題。

這尤其表現在下述現象中，即結合關於在三種環境里禁止核試驗的莫斯科條約的簽訂，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各國和共產黨、工人黨進行了毫無根據的誣蔑和攻擊。他們把這一得到大家贊同和支持、並有一百多個國家的代表簽字生效的莫斯科條約丑化成“對帝國主義的投降”，“對人民的欺騙”，毫無根據地蓄意歪曲其真正意義。

(譯自 1963 年 10 月 26 日蒙古《真理報》)

时代的伟大胜利(节译)

《真理报》社论

中国领导人歪曲正在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难以设想的卑劣行为。用空洞的夸张词句进行傲慢的、粗野的诬蔑，这是企图分裂被十月革命所鼓舞起来的世界工人运动，并在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的任务方面制造障碍。很明显，这除了适合帝国主义的胃口外，对别的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译自1963年11月7日蒙古《真理报》)

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 的胜利旗帜

《真理报》社論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总結了現代重大問題，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战胜的伟大学說基础上拟定了各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今后斗爭的主要方針。这次會議一致通过的宣言和和平宣言已經成为現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斗爭的战略和策略綱領。

在这个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历史性決議的文件中，从理論上和實踐上規定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爭的各国建立自由和完全独立的国家的道路、資本主义各国劳动者永远消灭垄断剝削建立无产阶级專政的道路。

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再一次总結了1957年莫斯科會議以后三年来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发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在會議通过的声明中闡明了現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問題，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两次會議以后的时期中，国际工人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都表明在莫斯科會議的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論断具有多么深刻的洞察力。

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之一，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已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陣营已經占世界人口的35.5%，土地的26%，世界工业总产量

(1962年)的37%。現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所生产的煤占世界全部产量的60%左右,石油占20%左右,电力占22%,生铁占40%,鋼占31.8%。社会主义各国的协作进入新的阶段,实行劳动的社会主义分工,拟定了发展社会主义体系的长远规划。

这一切都是莫斯科会议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顺利发展和加强,成为决定人类进步社会的因素”这一論断不断得到实现的鮮明证据。蒙古人民革命党严格遵守在这些为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所一致承认的文件中提出来的原則,同一切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为爱护和进一步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統一和团结而斗争。

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关于作为現代最重要問題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則、战争与和平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世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我們时代的主要内容等重要論断,是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的典范。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对于在我們时代把人类从热核战争危险中拯救出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各国外交政策的这条总路綫并不是像中共领导人所歪曲和誣蔑的那样,将导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两者之间的和平共处,相反,它进一步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創造更为良好的条件。骯髒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正在从根本上崩潰,和平共处政策为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进行英勇斗争争取独立提供順利的条件。去年,有賴于苏联政府的明智政策,解除了美帝国主义在加勒比海地区挑起的危机,从核战争的危险中拯救了人类;締結了关于禁止試驗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約,在不向空間

发射带有核武器的装置方面达成协议。这些都是和平共处政策的胜利，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的胜利。现在已经有可能完全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者挑起世界大战的企图。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中指出：防止热核战争危险的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体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脱离现代实际生活和斗争的空洞地咬文嚼字的人，宣传世界大战爆发与否似乎仅仅取决于帝国主义，这是对为和平而斗争的强大力量的不信任甚至企图削弱它。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一致承认的先锋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通过实现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保持其纯洁性。

左倾机会主义冒险政策的奉行者歪曲历史真相、诬蔑和诽谤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非同志式的咒骂，从而玷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学说。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常增长着的威力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民主运动的革命进程提供了顺利发展的可能性。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给以支持，帝国主义者直接武装干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年轻的新兴独立国家的计划正在不断破产。世界和平的坚强支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年轻的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关系，加强经济、科学、文化协作，无私地援助这些国家为民族解放和复兴而进行的斗争。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世界上每一个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和平而斗争的人所必须执行的纲领。

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个决议，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统一和团结，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高举马克思

思主义的不可战胜的旗帜,给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集团等派别以严厉的打击,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当前的主要任务。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统一和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伟大友好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万岁!

(译自 1963 年 11 月 23 日蒙古《真理报》)

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是为党的事业 而积极奋斗的战士(节譯)

蒙古新聞工作者协会主席格·奧其尔巴特
在蒙古新聞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的革命报刊不懈地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不断同民族主义和各种錯誤的意識形态进行斗争，今后也将如此。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过错，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发生了意識形态上的分歧，中国领导人为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队伍里制造分裂，公然大力宣揚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誣蔑苏共及其他兄弟党。在这样的时候，我們新聞工作者必須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为巩固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各国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上的团结一致而斗争。

(譯自 1963 年 11 月 28 日蒙古《真理报》)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的永恒火炬(节译)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叫喊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彻底实行的关于和平共处、全面裁軍、防止战争的政策，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利益相冲突，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矛盾。这一企图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反对一切掠夺性战争，一向贊成反对殖民主义者所挑起的侵略战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給以支持。

苏联多少年来一直不倦地为全面彻底裁軍，特别是为銷毀有大量屠杀人类危险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努力。作为其結果，不久前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水下試驗核武器的莫斯科条约，是苏共和苏联政府对为和平和避免核战争而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世界上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兴奋地欢迎这个条约。这个条约9月24日为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所批准，25日为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所批准。从目前情况看来，已經有一百零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該条约上签字。地球上絕大多数国家都贊成这个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条约，认为是进一步制止軍备竞赛、保障持久和平的重大步骤。

甚至美国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也直接承认“莫斯科的气氛”緩和了国际紧张局势。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說什么这个条约是“巩固几个核大国的特权”、“苏联加入

这个条约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是对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背叛”。这是极为可耻的事情。全世界广大劳动者的队伍、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实行的旨在直接分裂世界民主力量的团结，特别是把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引入迷途的错误政策。

（译自 1963 年第十一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苏联共产党是公认的先鋒队(节譯)

鮑·里古

由于苏联政府不懈努力的結果，几十年来一直在談論的主要問題之一，締結关于停止核試驗的协定，在今年8月5日由苏联、美国、英国政府的代表团签字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都参加了签字，这是和平解决世界尖銳的問題的决定性步驟。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指責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这一条約上签字并通过这一条約同帝国主义勾結和“欺騙全世界人民”。这种指責同进行战争挑畔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是相符合的。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立場，是他們奉行着同衷心希望解决当代人类最切身的問題——全面彻底裁軍的世界各国人民的願望和利益相违背的政策证明。

在苏联已經消灭了剝削階級，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在最終目标和利益上已經沒有原則性区别了。然而中国的教条主义领导者却用自己的錯誤观点去否认根据这一具体規律及其历史进程和新形式而提出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这就表明了他們沒有能力去观察社会发展的一切新事物。

現代教条主义者用“團結一致”的美丽的詞句打掩护，进行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誣蔑和攻击，企图貶低正在为苏联建設共产主义、为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斗争的苏联人民斗争的意义。他們全面地歪曲和丑化建設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綱領——苏共綱領，实际上是反对創造性的馬克思主义和奉行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背道而馳的政策。

正因为这样，现代教条主义者直接诬蔑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鋒队、伟大的列宁的党的作用和威信，企图使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脱离苏共。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解放了被束縛的思想，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完成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由于揭露了个人迷信和消除了它的后果，全面地建立了作为各国共产党人团結的組織基础的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和各个党之間相互关系的准则。

在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起初反对和批判了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后来又反对和攻击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一致贊同并签了字的1960年莫斯科會議文件中为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出現这样的污点的指示，坚决反对为消除个人迷信遗留下来的損失和偏差的斗争。这严重地危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他們为了替自己辯解，似乎认为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把领导和群众对立起来、违反党的統一领导，削弱党的战斗性和瓦解党的队伍的事情。

苏联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它证明任何诬蔑、歪曲都是毫无根据的，证明了这是反映社会主义体系的巨大优越性，是馬列主义理論創造性地运用到生活和实践中。

苏共认为，帮助为爭取并巩固民族独立和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任何时候都在支持各国人民为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战争，現在正是这样作的，而且，給予民族解放运动以經濟的、政治的和軍

事的全面援助。由于苏联的援助，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了黑色和有色金属工厂、机器制造和冶金工厂、化学和石油工厂、发电站、轻工业和食品工厂等一共四百八十多个工厂。

中共领导人，企图贬低苏共威信和向群众隐瞒苏共一贯支持解放运动并为永远消除殖民奴役体系而进行坚决斗争的事实。因此，中共领导人，经常谈论苏共和其他共产党不关心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获得解放的各国的命运，低估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这是对苏共的毫无根据的诬蔑。

共产党、工人党首先担当起在地球上建立和平的伟大事业并为此进行着斗争，苏联在建设共产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加强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列宁党的外交政策完全符合劳动群众的利益，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反对得到世界各国正直的人们的热烈支持的列宁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各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可是，他们似乎认为促进世界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热核战争，宣传要在牺牲亿万人民生命的战争废墟上“建立美好的生活”。

很明显，任何有健康理智的人也不会接受中国宣传者的这些观点。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一致谴责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并完全支持苏联的列宁主义政策，高举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旗帜，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路线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理的路线。他们的分裂活动是反对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一切具体的新情况和分裂这一运动的团

結一致。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問題上奉行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以狹隘的教条主义为出发点来看待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与策略，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反对消除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提出了自己的所謂总路綫，企图强加給苏共和其他馬列主义政党。

（譯自 1963 年第十一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节譯)

扎·楚納格苏伦

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中国领导人所主张的特殊的所謂“总路綫”就其思想內容來說，是忽視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傾机会主义的路綫。他們不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造性原則对具体条件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空洞冗长的詞句咬文嚼字式地解释社会发展問題。

每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看作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为反对現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別危险的左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斗争。

(譯自1963年12月6日蒙古《真理报》)

增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真理报》社论

最近，本报发表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牢固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和朱·安·苏斯洛夫同志就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已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众注意的中心。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和报告，充满了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不可动摇的伟大关注，也是完全旨在巩固当代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的。与此同时，还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进一步有力地、令人信服地揭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奉行的利己主义的特殊方针以及旨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分裂政策。

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崇高愿望作为行动指南，为通过协商途径解决同中共的分歧和为停止由他们挑起的公开论战，做了，并仍在做着一切能做的事情。

苏共不仅多次提出了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而且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和克制，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发表论战的材料。苏共的这一诚意的努力，得到了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热烈支持。

但是，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欢迎苏共所提出的建议，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继续进行着肆无忌惮的诬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大规模地进行着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以进一步恶毒地诬蔑和攻击苏共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走上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苏共

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支柱——苏联国家的公开的政治斗争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人民及其共产党的诽谤和谩骂以及歪曲其伟大成就，事实上是同帝国主义反苏宣传的肮脏调子在一唱一和。

为自私的狭隘企图和反苏仇恨所吸引了的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人民的伟大成就和苏共纲领进行着厚颜无耻的攻击和诬蔑，不仅如此，而且卑鄙地诬蔑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是一种谎言。

中国的诬蔑者们无论怎样诋毁，都是徒劳无益的。生活的真理比他们的诽谤和诬蔑要有力得多。苏联的真实情况和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以及在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驳斥了中国领导人的恶毒诬蔑。

中国领导人还对同苏共一样地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热情斗争、毫不动摇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贯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牢固的团结一致的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进行攻击。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的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格格不入的特殊路线和想法强加于其他党。他们为此目的，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不仅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削减经济和文化合作，而且还使用了威胁、施加压力和干涉内政的各种错误方法。他们特别努力企图挑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削弱它们同苏联所建立起来的友谊，破坏经互会范围内的合作。他们诽谤苏联的援助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经常宣扬“自力更生”的“理论”，事实上这是从上述肮脏的恶毒目的产生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的关系有着四十多年的历史，这种关系是平等国家的真正的兄弟友好关系的典范。正因为这样，任何攻击苏联援助和肮脏诬蔑同苏联的友好合作，蒙古人民是

永远不会相信的。

中国领导人为了达到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目的，利用着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的各种叛徒和变节分子，建立各种集团，力图中伤为各国工人阶级的事业英勇斗争的兄弟党及其活动家的威信。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坚决谴责和反对粗暴地违背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原则的中共领导人的这一可耻活动。

苏共中央全会报告和决议中明确指出了中国领导人歪曲世界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共同制订的宣言和声明的全部要点，从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冒险活动出发进行批评而奉行自己的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所谓特殊路线，否认社会主义体系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作用、无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地理和民族的特点来区别革命斗争、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宣扬以战争来“推进”革命的冒险方法和为个人迷信进行辩护，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这些错误东西，是中国领导人的所谓特殊路线的基础。

中国的诋毁和教条，从根本上违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学说，而且也与当代革命运动的真实情况格格不入。

谁都看到，世界事态不是按照中国理论家的公式，而是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变化着。当代全部现实和争取和平、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力量在近几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清楚地证明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所作的结论的生命力和正确性，而中国活动家们所奉行的极端革命的冒险方针是没有基础和荒唐的。

由于中国领导人在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和平共处的列

宁主义原則和全面彻底裁軍以及通过协商途徑解决国际爭端等人类切身重要的問題方面，奉行着有害的和錯誤的方針，从而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他們是和平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这样，他們为了向世界公众隱瞞自己的上述观点，今天否认自己昨天所說的，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走上了冗长地喧嚷的道路。

由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奉行着分裂政策和对苏共及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誣蔑，从而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暴露了他們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和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原則的反对者。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和決議对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中国领导人的企图給予了理所当然的回击，揭露了他們在革命的言詞中隱藏着的企图。与此同时，在这些文献中指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正确途徑。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全世界一切正义的共产党人一样很好地理解，只有在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之上，也只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巩固，同时也必須巩固全世界革命战士的团結。

蒙古人民革命党过去是，今后仍将把坚强地坚持維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进一步增进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友誼以及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看作自己崇高的任务。蒙古人民革命党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提出的为增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坚决粉碎分裂者的有害活动而立即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會議的建議。

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今后仍将为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一致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結、兄弟般的合作以及为維持世界和平而坚决斗争。

（譯自 1964 年 4 月 11 日蒙古《真理报》）

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 活动家(节译)

《真理报》文章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巩固逐年扩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一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鋒队——苏联共产党，为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而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它对中国领导人的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宣扬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揭露，以及对它进行的国际主义原则性斗争，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目的在于分裂当代革命的基本力量。他们无视把人类从热核战争中拯救出来的任务，实际上执行着恣意核武器竞赛，并把许多新的国家拉进核竞赛及导致核战争的政策。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估计不足，否认它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起的作用，力图把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进一步地远远隔开。中国领导人百般诋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共产党争取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斥建立反对垄断的广泛联盟的策略，否定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宣传不考虑具体条件单用武力搏斗的冒险政策。他们无视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的性质和各国的差别，给各国人民确定了武装斗争的唯一药方，并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按肤色、地理的特

点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工人阶级中分割出来。他们还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民主组织，建立派别组织，企图分化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此来反对由兄弟党共同努力制定的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指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策略上的所有根本问题。

中国领导人在这样进行反对时，百般诬蔑和诽谤苏共的列宁主义政策，首先是对尼·谢·赫鲁晓夫。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在尼·谢·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中获得惊人的成就。中国领导人主要是想搞臭赫鲁晓夫同志的名誉，把他同中央分割开来，企图把苏共中央同它的党和人民对立起来。

（译自1964年4月17日蒙古《真理报》）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节譯)

色·普日布

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单独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所謂“自力更生”的方針是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結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学說完全背道而馳的。

現在，中共領導人宣布和奉行着这样的方針，把它們用来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辯护。尤其危險的是，他們不仅貶低和誣蔑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本质及意义，还拒絕同社会主义国家協調自己的活动，縮小貿易关系。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和互相帮助，是加速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生产力增长、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坚决实现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所以，中国領導人的思想、政策和活动是背叛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苏共綱領指出，这样的“理論”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浪費社会劳动，降低生产增长速度，可以导致本国进入資本主义世界的附属状态，所以，**在經濟上是有害的**。面对着帝国主义力量的統一战綫，不但不团結人民，反而进行分裂，庇护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傾向，从而可能导致丧失社会主义的成果，因此**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是有害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同兄弟党一样最坚决地反对沉湎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左傾机会主义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人，为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斗争。

(譯自 1964 年 4 月 21 日蒙古《真理报》)

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节译)

策·奥其尔巴勒

中国领导人百般地诋毁苏共纲领，把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说成是“资产阶级化”，甚至没有根据地把物质利益的原则解释成是“追求个人利益，发财致富的意图，是发展自私自利，……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蜕化”。他们就如此否定了列宁的学说：“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不是依靠直接积极性和意志，而是必须借助于伟大的革命所产生的积极性和意志依靠个人利益和个人经济的计算。”

中国领导人还攻击苏共中央关于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过渡时期的国家。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抵抗的工具，他教导，在彻底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消失之后，“可以结束无产阶级专政”。

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的政策，只能说明为了企图实现自己霸权的目的而进行捣乱和分裂的恶毒思想！

中国领导人攻击在三个领域中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并把加入条约的国家称为“叛徒”。

蒙古的经验是取得了自由、独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新的年輕国家以及正在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着的各国人民的具体榜样，它的国际意义正日益增长。伟大的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实际经验所证实，中国领导人却公开地说，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提法是一种“空话”。这是对客观真理的诬蔑，使新的年轻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迷路，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和空洞的胡说八道。

（译自 1964 年 4 月 22 日蒙古《真理报》）

沿着列宁的道路(节譯)

尤·泽登巴尔和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記者的談話

当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仍然处于社会发展低級阶段的大部分人类面前展开了沿着非資本主义道路順利发展的广闊前途。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不断发展，为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枷鎖的国家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全面的援助和支持，利用它們被生活所檢驗，以无比的快速沿着社会經济真正发展的道路前进創造了现实可能。

了解了这些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领导人反对取得了解放的国家沿着非資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可能性的活动是多么危险，其实质又是多么反动。中共领导人这种反列宁主义反人民的勾当是由他們要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階級分割开来的狹隘民族主义企图所决定的。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叛变。

(譯自 1964 年 4 月 23 日蒙古《真理报》)

列宁的思想正在胜利和实现(节译)

索·魯布桑在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四
周年的集會上的講話

經互會活動是符合社会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利益的。

但是，現代民族主义者从社会主义各国之間友好合作中找各种岔子，提出了所謂“自力更生”的理論与此相对抗。这实际上是使本国人民脫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友誼，使本国的經濟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从社会主义陣营的发展，其中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經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远景规划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者的所謂“自力更生”的理論是錯誤的。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为反对教条主义，为友好地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中国领导人故意加深这一对共同事业沒有任何意义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特殊的所謂总路綫，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相对抗。进而走上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政治上攻击的道路，这对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是有害的。

(譯自 1964 年 4 月 23 日蒙古《真理报》)

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經典著作(节譯)

达·勒哈姆扎布

現代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們，在背叛馬克思主义时，使用了同口头上宣称忠于馬克思主义的的老的反动分子同样恶劣的手段。

北京的“理論家們”不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和具体条件，叫嚷似乎几个急进的革命者的空洞的口号就能改变社会，实际上是主观唯心論的傾向。中国教条主义领导人发出以战争的方法解决世界問題的这种超出人性的叫嚷，实际上是最反动的資产階級意識形态——唯心論的原則很相似的。因此，揭露他們并同他們进行斗争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实践意义的，同时也是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刻不容緩的任务。

(譯自 1964 年 5 月 12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真理报》在轉載苏联《真理报》 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各 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 学說》时的按語

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着意識形态和政治上的公开論战，他們在这一运动中奉行分裂政策。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活动已經是无法掩盖的了。因此，他們把自己的这一活动說成似乎是旨在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自封为唯一的馬列主义学說的純洁性的捍卫者，企图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辯解。

但是，論战的整个进程已证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活动，只能是以維護馬克思主义的言詞来掩护自己的宗派主义政策和別有用心地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挑衅的事实。尼·謝·赫魯曉夫的講話、苏斯洛夫的报告和苏共二月全会的其他材料以及兄弟党的文件上无可辯駁地揭露了这些。

中国领导人企图以喧嚷保卫馬列主义理論来掩盖其針对其他兄弟党的分裂活动，在現阶段，在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学說的馬列主义原則基础上，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的一致而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下边刊载的是苏联《真理报》編輯部就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解自1964年5月18日蒙古《真理报》）

奠定了馬克思主义政党的 組織基础的著作(节譯)

达·扎姆苏伦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清楚地证明了坚决遵守和执行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馬克思主义政党不可缺少的标志，违反这一准则将达到何种地步。

中国领导人强烈地反对苏共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勇敢地纠正錯誤和缺点以及消除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一切有害后果，而在自己党内粗暴地违反党内生活和行动的列宁主义准则。

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建立起来的，任何程度上的违反民主和集中领导这两个原則都是对党的建設的列宁主义原則的背离，而不可避免地要滑到官僚主义或混乱的状态。

中国领导人为了掩盖自己进行个人迷信和空前大規模地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以及粗暴地违反集中领导的原則，而針鋒相对地反对苏共为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而进行的一切行动。他們以只学毛泽东著作来代替学习馬列主义。在中国，列宁的著作印行份数极少，事实上未能成为广大讀者的讀物。

但是，已經印行了毛泽东著作三亿八千多万份，并封之为似乎是照亮一切的太阳。例如：他們喋喋不休地叫自己的党员在家里，口袋里和工作崗位三个地方都放上毛泽东著作，并每日三思他的教导。

近几年来，中国报刊上关于党的生活和党的领导方法的材料越来越少了，把这方面的工作完全保密起来了，变成似乎是某种“军事秘密”一样。事实上，党组织的书记已成为军队首长，党的组织已成为军队的连队，党的生活已成为军事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报刊写道，毛泽东指示，党组织的书记应该成为好“班长”，而“每个第一书记都是最高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了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概念的领导人与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定期汇报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制度。这种关系促使党组织内部产生可耻的现象和拍马逢迎者、诽谤者及追求名利地位的人。

由此看来，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这一著作中明确指出并为苏共的全部发展史所丰富和发展了的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对于一切马列主义政党的党内生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有巨大的意义，它继续有力地打击着国际机会主义。

（译自 1964 年 5 月 19 日蒙古《真理报》）

进步新聞工作者的共同 斗争必胜(节譯)

策·納木斯萊

当會議正在討論为新兴国家和爭取解放的国家发展新聞广播事业提供援助,提出了加强进步新聞工作者的团结、携手合作的任务的时候,中国代表却进行了破坏會議、損害国际記协的威信和攻击、咒罵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耻的挑衅性活动。但是,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卑鄙企图沒有获得任何支持而被粉碎了。很明显,任何誣蔑和誹謗永远不可能战胜真理。

由于国际記协不支持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破坏团结的立場。中国代表就威胁說,不承认这个組織过去所进行的全部工作。

中国代表为了把自己的錯誤政策强加于人,甚至不耻于在会上违反和歪曲国际記协的章程和會議的民主制度,这引起大家不滿。

国际新聞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會議沒有受中国代表的挑衅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討論了議程中的問題并作出了具体的決議。

(譯自 1964 年 5 月 20 日蒙古《真理报》)

左傾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 的最主要危險

《党的生活》杂志編輯部文章

一

中国领导人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真正“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及其领导是修正主义者。

可是，他們在一切方面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歪曲馬克思主义学說，采用了今天抵賴昨天同意过的东西、模稜两可、曲解和誣蔑等各种手法。

当前国际关系的形势、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合作的发展和世界革命运动的进程全面地证明，中国领导人所持的教条主义立場是錯誤的。他們为了坚持这个立場而进行的活动及其方式方法危害着当代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使其走入歧途。

各馬克思主义兄弟党共同制定和一致公认的1960年声明中說：“在現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帝国主义的任何掙扎都不能阻止历史的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取得进一步决定性胜利的巩固前提，已經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必不可免的。”

但是，現在中国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宣布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奉行了破坏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結的路綫。这样，他們

不仅否认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否认了工人阶级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毫无根据地诽谤社会主义体系的主要支柱——苏联的社会制度，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诽谤。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七评里，中国理论家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还说：“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因此，……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不尊重客观现实。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和客观现实吧。

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胜利，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把政权作为工具使用，没收了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1929年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三十年代对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一个指望——小农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难道说，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吗？由于在社会—经济制度中发生了这些变化，就永远消灭了把社会分成互相对抗和敌视的阶级以及成为人剥削人的源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谁都不该忘记历史事实：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留下了互相友好的工人和集体农民，他们具有同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截然不同的性质；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消除了；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得到巩固，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根本利益的普遍基础之上形成了苏联人民

在社会、政治、思想和道义上牢不可破的团结和一致。

只有仇视苏维埃制度的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止一次地阴谋消灭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赢得的这些卓越胜利，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大家都清楚，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这一阴谋是怎样告终的。

仅在三——四年前一致承认和通过的莫斯科声明宣布：“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消灭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可靠地保障着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侵犯。这样，社会主义各国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阵营，这个阵营的日益加强和不断增长的威力，保证社会主义在它的整个体系的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难道在过去的三年多期间内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朝着资本主义复辟变化了吗？决不是这样的！显然，中国理论家不能以此来使人相信。因为社会主义各国的现实生活完全不同于中国领导人的想法。英雄的苏联人民在共产党及其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中央的战斗领导下，光荣地实现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苏联国民经济无双的跃进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十年苏联的重工业产量增长了二点七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二点七倍。这期间，建成了八千五百个大型的新工厂。

在革命年代里，苏维埃国家的农业总产量增加了二点五倍，商品性生产增长了五点五倍。

由于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不断提高，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仅仅在最近五年内就增加了20%。

而中国当局提出的所谓“大跃进”已完全垮台。因此，他们

不能具体地讲出计划的完成情况，在最近几年隐瞒了统计资料。

从客观事实来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朝着资本主义复辟变化，中国领导人正是为了隐瞒和掩盖国内的失败而诬蔑和攻击其他国家。

中国领导人以诬蔑和攻击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

中国《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八评写道：“苏联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同样地起着变化。具体地说，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其反抗的职能就消亡了，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苏联共产党纲领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取得了完全的最最终的胜利，保证社会过渡到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

苏联共产党纲领从科学的角度阐明和反映了，在苏联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表达全民利益和愿望的全民国家的现实情况。党纲的这个指示除了具有根据新的形势丰富和发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重要理论意义之外，还成了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论点。党纲指出：“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纲领关于国家的这些论点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弗·伊·列宁在其著名的《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作出了关于共产主义时期国家消亡的精辟指示。他说：“只有共产主义才造成完全不需要国

家的条件，因为那时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个别人的过火行动是可能的……但是，为着这件事，却用不着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①

几年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中国领导人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这些话，那么就该清楚他们自己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了。

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自力更生”的“理论”，不是包含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潜在条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是包含了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彼此分割的思想，这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这种离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闭门“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这种“理论”，由于否认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优越性的可能性，由于企图降低社会劳动和生产发展的速度，最终使社会主义各国纳入资本主义的附属状态，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这种“理论”不希望加强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而是分裂它，扶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如果中国理论家真的想检验自己的政治在实践中是否正确，那么，回顾这种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是错误还是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蒙文版第 92 页。

正确的时候已经到了。

实践证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合作完全符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了国际间崭新的经济政治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都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因而经济制度是相同的，都建立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因而政治组织的性质也相同。它们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的成果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利害关系以及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这些共同性成为社会主义体系国家之间真正兄弟般团结的源泉。

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在研究了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具体规律、概括和总结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合作的经验的基础上，写道：“为了使这个体系胜利地发展，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贯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在自愿、互利和全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实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配合，以及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来经常改进国际分工制度；研究集体经验；加强合作和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并且建立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体系的各国人民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所谓“自力更生的理论”与声明的这个正确的思想相对抗，因而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可原谅的巨大损失。谁都清楚，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同“自力更生的理论”两者之间，究竟是哪一个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给予的兄弟般的无私援助对顺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性意义。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說：“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給了我們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間，苏联給予我国以优惠的貸款，帮助我国設計二百零五項工业企业和供应大部分設備，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給了其他方面的許多技术援助。”中共八大決議說：“脱离外部世界单独建設社会主义的想法也是錯誤的。……在我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一个較长过程中，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以前一样是不可少的。”

同时，毛泽东在《論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也曾正确地說道：“‘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依然有效的話，那么誰都会作出这样的結論：苏联給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援助，巩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对其社会主义建設有着很大的貢獻。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正当地要求中国领导人回到原来的正确的主张上去，远远地抛掉关于“自力更生”的理論。

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共同合作是一切正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向前迈进的可靠保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国的經驗也证明着这一点。遭受了二百多年滿清——中国殖民压迫的蒙古人民，由于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于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永远摆脱了民族和社会压迫，取得了独立和自由。由于当代一切革命进步和成就的源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

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的强大的革命性鼓舞力量，由于她的全面的援助，蒙古人民才越过資本主义由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蒙苏人民友好四十余年的光荣历史证明着苏联人民的援助是真誠的，是真正国际主义性质的。蒙苏人民的友誼在抗击内外敌人进攻的战场上，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劳动中不止一次地受到考驗和鍛炼。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62年7月参加經济互助委员会以后已經快两年了。我党和人民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該委员会成員国这件事，对进一步加速我国經济文化发展的速度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泽登巴尔同志說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經互会成員国这件事是在迅速发展我国生产力、坚持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經济法則，有計劃、平衡地发展社会主义經济法則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法則的要求的事情。”

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国民經济的1961—1980年远景规划得到协调，按照計劃經互会各成員国的工业生产平均将增长六倍，农业生产增长三倍，而我国的工业生产将增长十五倍，农业生产量将增长四倍。仅仅就这些数据來說，作为成員国参加这一組織的意义就很清楚了。仅举最近的例子來說，經互会执委会最近一次會議决定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各种援助，以便发展蒙古的农牧业生产、加强农牧业科学研究机构，加强蒙古的地质工作，从而从蒙古的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其他成員国的利益在最短期間合力进行寻找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作。这是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坚持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原則的证明，对我国今后的迅速发展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领导人否认社会主义体系合作的意义，同时把社会主义看成仅仅是旨在支持和发展被压迫民族和各国人民革命的

“基地”，把声明中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实际上决定着当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思想抛得一干二净。

按照中国理论家的观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已转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将在世界的这些地区决定。他们的这一主张不是真心地评价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而是怀着把它同其他革命运动分割开的恶意。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珍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过去和现在给予其反帝斗争提供了各种实际的帮助。

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力牵制住各国反动派的基本侵略势力的条件下，为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创造了最良好的可能性。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欧洲和亚非一系列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大大加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过程。

莫斯科声明指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体系，已经成为获得独立的人民的后盾……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只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工人运动和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摆脱了殖民压迫的蒙古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十分了解这一点。

然而，中国领导人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这给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

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地反对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路线。

二

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说：“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是多样化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力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如果能实现，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断然否认亲手签字的文件的这一论点，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暴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武装斗争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形式。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曲解是由来已久的。

1937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一著作中写道：“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把这一“教义”捧为适合于各国人民一切历史时期的普遍规律，攻击了认为结合一定时期的条件可以和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国理论家为了替自己的冒险主义思想辩解，散播了毫无根据的诬蔑，似乎苏共及其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是“第二国际事业的继承者”和“背叛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投降。”中共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1964年3月31日发表的文章满篇都是谩骂，蓄意曲解和诽谤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方面所遵循的路线。中国“理论家”臆造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是正确的。

事实是，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的新胜利》这一报告中說：“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与非和平的形式。和平地进行革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如果統治阶级使用武力来对待革命、不願服从人民的意志，那末，无产阶级就应该粉碎他們的反抗，进行最坚决的国内战争。”

苏共綱領指出：“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认为，現在也不认为，走向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国与国之間的战争。”“工人阶级及其先鋒队——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較多地希望不通过内战而通过和平的方式把政权从资产阶级的轉到无产阶级的手中。这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族，都是有利的。只有广泛地、不断地开展工农群众和城市中等阶层反对大垄断資本，反对反动派，爭取深刻的社会改革，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这一切。在剝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

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工人阶级爭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成績，取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和平与非和平、議會与非議會斗争的一切形式的程度，取决于一种斗争形式迅速地用另一种形式代替的准备程度。

中国领导人篡改兄弟党的这一決議，用“論革命战争”的論題来同声明对抗。中国领导人无视当代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奉行了只通过战争方式进行革命的冒险政策。中国当局奉行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誹謗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們在新的条件中重复托洛茨基恣意喧嚷的“革命战争策略”的陈旧理論。

如果按照中国“理論家”的教义，那么印度尼西亚、加納、几内亚和馬里等国的工人阶级就必须馬上点起火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若走上这种道路，就会給帝国主义提供消灭那些已

經解放了的年輕國家的獨立的好機會。

中國領導人認為，關於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論題，是直接拒絕無產階級革命和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科學共產主義的奠基人沒有否認過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卡·馬克思在 1872 年指出“……工人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實現自己的目標”^①。弗·伊·列寧在 1917 年也說，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和平道路“是一種對人民極有利的道路，是最不痛苦的道路，所以，必須大力地爭取它。”^②

弗·伊·列寧會不斷提醒共產黨人防止沒有相應的準備而進行革命，並指出，在某些問題上想採用最堅決的革命起義手段的沒有革命忍耐力、沒有政治經驗的分子的企圖包含着最危險的冒險主義性質，如果採用它的話，就會導致消滅無產階級爲奪取政權而做的真正的革命準備工作。

中國理論家指責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領導人是宣布了社會主義和平過渡道路的“修正主義者”，按照這種惡毒的謾罵，不是也可以把卡·馬克思和弗·伊·列寧說成是“修正主義者”了嗎？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取得了獨立的許多國家當前面臨着的主要任務，是把反帝革命進行到底，完全擺脫在經濟上從屬於他國的狀態，排擠外國壟斷組織，發展民族工業，進行土地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歷史經驗證明，解決這些任務時依靠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和幫助，就完全存在着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可能。

然而中國領導人無視鞏固這些國家的經濟獨立的任務，号召去打仗，這不僅同有關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且同全體正義人類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蒙文版第 18 卷第 154 頁。

② 《列寧全集》蒙文版第 25 卷第 165 頁。

的利益格格不入。

中国领导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歪曲了馬克思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說，这同他們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裁軍等問題上所持的錯誤观点有着必然的联系。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文件指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內容的我們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潰、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我們时代的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民族力量正在成为国际主义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沒有改变，但是我們生活的时代，是爱好和平的正义人类掌握了粉碎其侵略計劃的一切因素的时代。

可是，由于中国领导人錯誤地确定了时代的性质，也就錯誤地解释了国际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等的重要基本問題。他們无视最近几乎世界力量的对比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这一事实，认为我們的时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全面地看待当代的特点，而是为了貫徹其頑固的冒险政策，誹謗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和平政策，企图以革命空談来为他們的錯誤观点和政策打掩护。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认为，在世界分为两个体系的現在条件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理智的英明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为实现它而进行坚决斗争。

在中国领导人亲手签字的1960年莫斯科會議声明中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經濟竞赛的原則，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加强人民群众对巩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信心，加强人民群众防止世界战争的决心。”

但是，中国领导人却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看成是同帝国主义的阶级調和，誣蔑为实行这一政策而采取的措施是美化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和投降。

和平共处給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平共处和經濟竞赛，能加速发展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濟实力，使决定人类光明美好未来的因素更加牢靠。由于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为严格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但是中国理論家却否认这一点。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正在成为工人阶级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政策，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当局企图证明，这种观点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曾經支持过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文件上亲手签了字，而又背弃它，用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要发生战争等等說法来进行歪曲，这是中国领导人沒有严格的原则性的证明。

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是不承认两个社会体系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奉行左傾冒险政策。他們从认为在世界許多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进行的这种观点出发看待战争問題，向人們宣传“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帝国主义存在着的时候注定要发生战争”的悲观神话。他们宣扬说“战争可以避免的说法不符合客观情况，是骗局”，认为“只能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的时候才可以没有战争”。这是无视和低估正在反对战争的进步力量的表现。

毛泽东在二十六年前说：“只能通过枪杆子才能改造全世界”。

中国领导人在目前改变了的情况下，固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条件下讲过的东西，同时疯狂地为自己辩白。

中国理论家们把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看成是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纸老虎——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伟大的苏联粉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不从各方面支援中国人民，没有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的话，能够这么容易地象今天所讲的什么自力更生地用小米加步枪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吗？

列宁批评那些不顾历史的新时期的特点的人说：“这些诡辩主义者以早已过了时的历史时代代替现时代”。

假如爆发原子战争的话，将损害亿万人的生命，消灭人类千万年的文化。因此，预防这种灾难性的战争是人类不可推辞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苏联共产党、政府和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正直的人类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现代在存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形成了防止战争发生和制止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活动的现实力量。中国领导人把正在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在各个国家之间挑拨离间，宣传“战争一定爆发”。不把他们称作背叛人类利益，还能把谁称作背叛人类利益的呢？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毛泽东所说的如果帝国主义发

动战争的话，即使是人类的一半遭到毁灭，人类的未来还是光明的。这段话驳斥了那些关于全人类将在核战争中灭亡的悲观论者。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为了在世界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灭绝一半也在所不惜。

这绝不是国际主义思想。宣传战争不可避免实质上是支持帝国主义关于世界新战争将要爆发的宣传，涣散人民在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世界上还很了解中国领导人所叫嚷的关于革命战争的空谈。

人民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一旦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挑起毁灭性的战争，中国领导人将不但不会同拥有保卫人类命运的神圣职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齐心协力，反而会以胆怯的空洞叫喊进行捣乱。

在帝国主义不会自动投降这一点上，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不比中国领导人理解得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要及时地采取防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一切手段和措施，以便使世界力量的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变化，最大限度地保证革命斗争的条件。

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指出：“在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共产党人争取完全停止‘冷战’，解散军事集团，取消军事基地，在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各个国家的平等、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广泛发展各国人民间的贸易、文化和科学的联系。”

苏共及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贯彻这个指示，正尽其全力，取得了崭新的成就。由于苏联努力的结果，签订了在三个领域中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参加了这个条约。并且，最近三个大国的政府首脑达成了关于缩减用于生产原子武器的裂变物质的生产的协议。这些措施得到了支持和赞

賞，被认为是从拥护和平，为了各国人民和正直人类的利益，为了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消除毁灭性的战争的角度出发采取的重要步骤。这些措施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威力的巩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壮大，在制止战争挑拨者的斗争中使各国正直的人民增加了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同时，还不顾事实地盲目争辩说：“裁军是没有根据的”，他们采取这种立场就是同疯狂地扩充军备的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一唱一和。恩格斯教导过的下面一段话在今天更有意义了，值得中国领导人注意。恩格斯说：“难道不进行世界上至今尚未见过的那种毁灭性的战争，就没有别的途径摆脱这一困境吗？……我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裁军就能保障维护和平的可能。”

三

中国领导人企图以毛泽东思想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象以前迷信斯大林一样迷信毛泽东，把他当成活佛。中国的宣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体现”，说我们的时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理论家说，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们只论述了欧洲的历史和问题，对亚洲和中国问题注意得很少，而毛泽东则创造了中国化的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就这样否定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及其阶级性和党性，而以地域的概念代替之。实际上这不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歪曲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蔑视社会主义体系和工人运动的作用，阻碍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在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上奉行冒险政策，维护个人迷信。这样，它就是以死板的教条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学说，以形而上学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以主观主义代替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以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前提，干涉别国内政，企图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拿民族解放运动与之对立，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这样，它就是以民族沙文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左”的冒险行动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就是企图把这些错误的观点强加于各国兄弟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就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消灭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体系一样。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反对中共企图以毛泽东思想代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活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地域上处在亚洲，虽然在社会发展历史和民族方面有許多同欧洲国家不同的特点，但仍然是由于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在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消灭了民族的和社会的压迫，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规律为指南的政党领导下的弱小国家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援助下可以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动证据。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经验证明，如果把中国领导人服从自己的狭隘利益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强加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并以此作为指南，离开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普遍規律，那么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須知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由于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作了斗争，才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的。

毛泽东曾經說过：“中国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是的！只有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忠实于它，才在亚非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后还会取得这样的胜利。

很明显，列宁关于落后的弱小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援助下可以越过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学說，对于已經取得解放和独立的亚非国家确定自己的发展远景，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意义。中国领导人現在完全忘掉了列宁主义的这一重要指示。

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了的国家的发展远景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經济制度和国内外的具体条件，可以有各种形式和不同的速度。但无论如何，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今后走資本主义道路还是沿着非資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問題。

資本主义道路是使人民蒙受苦难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可能加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能消灭貧困和破产，而只能越来越加深社会的不平等現象。农村中的資本主义发展会使农民大众破产。工人的劳动将服从于資本家的发财致富的願望，加深压迫。小資产階級在同大資产階級进行的竞争中将受到打击。科学和文化教育的成就不能为人民大众所享受，知識分子将把自己的才华当作商品出售而謀生。因此，蒙古人民沒有走这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給劳动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保证国家的經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发展成为現代工业和文化科学的强国。人剝削人的制度将被

消灭，社会上将会出現平等。失业和饥饿将永远絕迹。社会主义将給全体农民以土地，在自願的基础上使他們合作化，在发展生产方面給予技术和农业科学上的支援。农民将永远摆脱小农經濟的束縛，他們的劳动将获得結果，富裕生活得以保证。社会主义会給全体劳动者以富裕生活和幸福。社会主义会使劳动大众摆脱旧社会的黑暗愚昧状态，尝受現代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果实。知識分子将会得到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进行創造性工作的广闊道路。蒙古人民走了这条道路。蒙古人民为此而感到驕傲，无限地愛戴指出了这条道路的伟大导师列宁。永远忠实于开辟了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永远同在走这条道路时給予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兄弟般无私援助的苏联、列宁的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

尤·泽登巴尔同志說过：“在談到我們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和我国劳动者斗争得来的伟大成就时，我們可以驕傲地指出，伟大的列宁向我国人民指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現在沒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历史倒退，使我国回到以人剝削人的制度为基础的旧社会去。我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蒙古人民革命党研究了沿着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問題，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这些經驗成为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的宝贵貢獻，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經驗。蒙古的社会主义革命經驗证明，經濟上极为落后的国家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支持下完全有条件爭取民族独立、越过資本主义并通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因此，所謂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对我国人民是一錢不值的。

中国领导人在以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的斗争中，依靠了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英国等

国的背叛了共产党利益的霍木·蔡斯、密尔顿·罗森、希尔、格里巴、阿馬佐納斯等分子，百般地扶植他們。諸如此类的变节分子及早已威信扫地的第四国际分子按照北京的指示放肆地散布誹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謊言，齐声叫囂。因此，中国领导人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支柱”。

中国领导人热衷于追求一些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支持和正义人类爱戴的东西，实在是可憾的事情。

* * *

中国领导人滚到了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兄弟党曾經孜孜不倦地劝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他們改正錯誤。但是他們加深了自己的錯誤，日益严重地滑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尤·泽登巴尔同志談到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时曾說过：“必須直截了当地指出，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危险越来越大。不能不看到，左倾机会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武装，以极端革命詞句为掩护，力图攻击已为生活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綫的一切重要問題，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問題。在这些問題上奉行教条主义，对于执政的或正在为爭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任何一个党，都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很清楚地說明了以革命詞句为擋箭牌的“左”倾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多么大的危害性。曾在我們党内出現过的小资产阶级“左”倾机会主义者装出最“革命”的假姿态，事实上竭力反对列宁主义和我們党的团结一致，歪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的客观規律。在由封建主义越过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我們国家的条件下，在革命前及革

命后的社会阶级构成里，小资产阶级曾占过主要地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时常表现得很活跃，特别是在急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是一条规律。

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战胜右倾偏差、坚决地为消灭封建阶级的经济力量而开始进攻的时候，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期，在人民大众的革命积极性大为高涨的同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影响也大大活跃起来，对党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未能反映我国当时客观情况的任务和口号。

1930年举行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革命的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大会决议中指出的“我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按照非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方式发展国家的一切机构的最初的各项任务今天已成为面临的重要事情”这一点事实上跳过革命的阶段而宣布了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列宁1918年在“论革命空谈”一文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革命热的性质作了阐述，他说：“……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①。我党发生的左倾错误和偏差是曾在我国占主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以其人数的众多和动摇性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产生影响和压力的反映。党揭露和克服了“左”倾错误和偏差，这对我党以后的整个活动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也表现了党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成熟和加强及其力量之所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依靠整个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经验，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坚决以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最高理想作为指南，这对于改正错误具有原则意义。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列宁說：“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階級和劳动群众所負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产生錯誤的环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于教育和訓練群众”^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不能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严肃认真公开承认其在国内外政策中所犯的严重錯誤，并分析这种錯誤的原因，加以改正。由于小資产階級强大的自发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产生了压力，所以犯了这些錯誤。中国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而工人階級的主要一部分近年来主要是从小資产階級中誕生的。并且，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十分之九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党员队伍的大部分是农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作出了正确的結論，說“小資产階級在我国占了大多数，这一階級的思想不断对我们发生影响”，但是并没有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決議采取坚定的措施来特別警惕小資产階級的自发势力，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路綫。

中国共产党由于执行了正确的路綫、采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經驗并在它們的帮助下，在1949—1957年期间順利地进行了国家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任务。但是他們为某些成績冲昏了头脑。在这个历史的轉折时期小資产階級空洞的“革命思想”开始大为泛濫。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打击这种小資产階級的空洞的“革命”冒险主义，反而破坏党代会的決議，突然改变了在此以前奉行的正确政策，而代之以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9頁。

称为“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謂“三面紅旗”的方針，向小資产階級“左”傾机会主义作了重要的让步。这样，他們的錯誤就越来越加深了。

各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要求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一致的利益改正这一錯誤，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真正的指南。

中国领导人离开这一歧途，回到几年以前毛泽东所說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階級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問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的正确道路上来，这是他們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譯自 1964 年第五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的分歧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1963年12月22日第五次全体會議通过的決議

《真理报》編者按：1963年12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問題作出了決議。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认为，在停止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挑起和强加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論战的問題上，从我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所遵循的立场出发，在当时不发表这个決議是适宜的。

现将蒙古人民革命党五中全会的決議公布如下：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討論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并且憤慨地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当代重大的問題上挑起了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分歧，公开地攻击为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闡述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制定的总路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背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篡改宣言和声明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面临的共同任务的基本指示，制定了自己

特殊的“总路綫”，把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强加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千方百計地企图把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納入自己的控制之中。

他們完全否认弗·伊·列宁的指示和共产主义运动綱領的共同結論，同时在关于我們时代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闡述，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关于战争、和平及和平共处，关于个人迷信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采取了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十分有害的立場。

中国领导人妄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取得統率地位，尽其所能地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貶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公认的先鋒队——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誣蔑和攻击。他們毫无根据地誹謗和指責苏共陷入了修正主义，背叛了苏联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害怕帝国主义，向它們投降，在組織上和思想上分化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等等。

中国当局破坏在爭取劳动群众的利益的斗争中經受了鍛炼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人，象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威望，公然妄图割断这些党的领导人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

令人不能容忍的卑鄙行为，是对苏共领导人，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及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事业的不倦战士尼·謝·赫魯曉夫同志进行的凶暴的誣蔑和攻击。

中国领导人进行这样的卑鄙活动，为个人迷信行为辯护，是企图掩飾他們在中国共产党內和中国人民中广为散播的把毛泽东捧为菩薩加以信奉和对他的迷信思想。

中国领导人起先是毫无根据地誣蔑和攻击同苏共采取同一立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接着轉而采取直接行动，在这些党

的队伍中制造分裂,在某些党内建立小集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把他們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整个思想体系作为政治綱領提出,越来越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有意地加深他們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的分歧。他們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制定的路綫和苏共綱領的基本指示。

中国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中国领导人把他們同兄弟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近几年来激剧地恶化了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我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其他国家的內政,这一点从他們非法散发包含着极端有害的思想的印刷品一事就明显地表現了出来。他們在这样散发时不仅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条件和一切漏洞,而且还采用了违反国际公认的准則的非法手段。

中国领导人在世界群众組織中进行分裂活动,并怀着分离这些組織的队伍、消灭其存在的基础、进而分裂和削弱为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力量的恶毒思想。他們力图在亚非和拉美各国建立各种地区性的組織,企图使这些組織同保卫世界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願望的世界民主組織对立起来。

在以人类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內容的我們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力量的团结一致。因此,中共领导人不仅对中国的哈薩克、維吾尔、內蒙古等少数民族,而且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奉行种族歧視、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是极其有害的。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认为，关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的分歧的根源在于中国领导人执行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

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劳动人民热烈赞同和坚决支持苏共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分歧所作的努力，认为这是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真诚关怀。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共产党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一样，坚决谴责竭力以忠实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要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及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的革命空谈和空洞的誓言来掩盖其肮脏的阴谋的中国分裂者的政治路线和实践活动。

一贯坚定不移地奉行巩固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政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拒绝和谴责中国领导人通过施加各种压力把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线强加给我们党，把我们党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经过考验的先锋队苏共分隔开来，并且使我国人民离开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保持永恒联系和友谊的唯一正确道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企图。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向各级党组织提出如下的任务：

(一)今后仍然毫不动摇地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作为在党员和劳动人民中进行思想和政治工作的指导，在党员中经常解释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方面所持的立场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所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以及中共领导人所执行的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政策和活动的实质；

(二)坚决打击损害巩固蒙苏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友谊

和合作的利益的一切民族主义表现,不受各种挑撥的影响,不断提高警惕,为了反对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对我们内部的渗透而进行不調和的斗争;

(三)不倦地教育我们的全体党员和劳动人民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同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保持兄弟般的团结,通过一切方式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四)进一步坚决维护和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彻底粉碎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准则以及削弱党的纪律的一切企图,今后仍然经常地加强党和人民的联系。

热烈赞成和完全支持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一致的斗争中所采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立场。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譯自 1964 年 6 月 13 日蒙古《真理报》)

关于大力改进社会科学 課程的教学(节譯)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書記

巴·勒哈姆苏伦在社会科学教师會議上的报告

在“左”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現阶段，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坚决捍卫創造性的馬列主义路綫，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現代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中共领导人在現代重大問題上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兄弟党所奉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不是創造性地，而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公式，以“左”的革命空談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际問題。

中国领导集团的左傾机会主义政策和分裂活动是同他們的狹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有联系的。現在誰都清楚，他們死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方法以及革命空談的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有害政策和活动，以欺騙和迷惑群众，把其他党的党内某些不坚定分子吸收到自己方面、散布民族主义思想。因此，要求我們在政治理論宣传、社会科学的讲课中永远忠实于各兄弟党共同制訂的綱領——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及苏共綱領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必須坚决揭露任何机会主义思潮以及作为它的基础的民族主义。

(譯自1964年7月1日蒙古《真理报》)

部长會議副主席图·拉格查在 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 集会上的讲话(节译)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者百般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宣扬“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以与之对抗,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国全体人民的憎恨。

中国领导人走上了无耻地誣蔑和攻击作为社会主义体系主要支柱的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貿易和經濟的政策,給蒙中人民的友誼带来瑕疵。

1963年1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的決議指出,“一貫坚定不移地奉行巩固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政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拒絕和譴責中国领导人通过施加各种压力把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綫强加給我們党,把我們党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經過考驗的先鋒队苏共分隔开来,并且使我国人民离开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保持永恒联系和友誼的唯一正确道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企图。”

中共领导人毫无根据地辱罵苏共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人尼·謝·赫魯曉夫和其他兄弟党的著名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并假装成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姿态,怀着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在世界上散布自己的观点和影响的民族沙文主义恶意。

(譯自1964年7月11日蒙古《真理报》)

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 特殊形式(节译)

納·南扎特

和平共处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国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二十世纪中叶出现的核武器和火箭改变了关于战争的陈旧概念。

中国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共处是空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有碍于争取和平和革命的斗争。这证明了中共领导人在战争、和平及和平共处问题上根本违反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离开了以前的立场。

成为北京分裂主义者纲领的臭名远扬的二十五点中说：“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反对和平共处政策，轻视热核战争的危险，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以极端的革命词句来掩盖这种左倾冒险的错误观点。他们还想象不到世界火箭核战争后将出现什么样的废墟。谁会支持他们的这种观点，认为在几亿人的尸体上将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呢？

中国“理论家”说，和平共处政策抹煞了阶级斗争，是两个对立体系的调和，是阶级调和政策，是革命中的绊脚石。他们粗暴

地攻击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贊同和制訂的并在实际生活中已經证明是有利和正确的总路綫。

中国领导人在战争、和平、裁軍、和平共处,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等現代最重大的問題上违反了以前他們自己所遵循的方針,滑进左傾冒险政策中去。这从他們最近所坚持的“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就看得很清楚了。

中国“理論家”說,似乎和平共处是违反了爭取独立和反殖民压迫的斗争,这是毫无根据的。

(譯自 1964 年 7 月 26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真理报》编者按：我们今天发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1964年6月12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众所周知，本报在早些时候曾经发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挑起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体劳动人民一致拥护和支持这项决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指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表示热烈赞成和完全支持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队伍的团结一致的斗争中所采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立场。”

大家也都知道，《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历次信件和其他最重要的文件（在这些信件和文件里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揭发并毅然决然地谴责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正确的错误路线），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委员会1964年6月15日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本报读者十分清楚，蒙古人民革命党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全体蒙古人民都非常拥护和支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这些文件。

蒙古人民革命党 1964 年 6 月 12 日 致中共中央的信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尊敬的同志們：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曾讀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許多文件，例如中共中央今年 2 月 20 日、27 日、29 日和 5 月 7 日給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

不得不深深遺憾地指出，这些文件的内容不能不引起所有忠实于战无不胜的学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人的严重不安。

蒙古人民作为中国的近邻，曾經关切地并且怀着兄弟般的感情注視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极大的喜悦迎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人民作为中国人民的好邻居和亲密朋友，同样怀着理所当然的滿意心情，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关系。蒙古人民过去和現在一貫忠实于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不可动摇的原則基础上始終不渝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們两国之間的兄弟友誼和密切合作的事业。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全体蒙古人民，一貫深深地尊敬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成功地組織和领导中国劳动人民取得了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革命的胜利。

由于以上这些，同时也基于每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經常关怀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崇高国际主义义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願意就中共领导人的現行方針、政策，

同志式地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見。

我們非常难过地看到，最近几年，你們党的領導人公然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面前，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面前，朝着背離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背離体現在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协商一致的路綫的方針，急剧地改变了自己的对內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領導人在若干极为重要的意識形态問題上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并遭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譴責后，沒有听取兄弟党的友好的呼吁，沒有对自己今后的活动作出正确的結論。不仅如此，你們党的領導人还沿着同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加深和加剧分歧的道路走下去，終于轉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直接的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

最初曾以为这一切錯誤是中国同志陷入迷誤和你們所固有的傲慢和自負，不听取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見而造成的。但是，現在誰都清楚了，决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領導人的分裂活动看成是一件錯誤或者是一种簡單的迷誤。这些活动是中共領導人經過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是要达到你們已經走得很远的狹隘民族主义的目的：覬覦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霸权地位，使世界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听从自己的操纵。

中共領導人为了实现自己特殊的霸权目的，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把全部力量和資金用于分裂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主組織。

我們很容易看到中国領導人是怎样地在广泛展开分裂兄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破坏活动，是怎样地在某些共产党內把叛徒、民族主义者、无原則的反党分子以及其他背叛者拼凑成宗派集团，甚至企图从理論上为自己这些行动找根据。

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为了实现自己险恶的目的不择手段，选择和采用各种最下流的方法，作为自己最合适的工具。

中共领导人把苏联共产党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地损毁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巨大国际声望和宏伟的事业。看来你们的出发点是，不这样做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霸权目的。

蒙古人民革命党象其他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久經考驗的先鋒队，因为苏共在創造性地发展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在发展和加强整个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事业中，具有难以估价的功績。我們党认为，怎样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有經驗的和久經鍛炼的队伍——光荣的列宁的党的态度，怎样对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态度，现在仍然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是否忠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战无不胜的学說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最重要的标准。

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所进行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損害，轉移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注意力，給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带来一系列新的困难。

对中国领导人有害的活动及其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不能不认为是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帝斗争的事业，是叛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首先是叛卖中国人民本身的利益的行为，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极大犯罪行为。

我們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出，中国领导人如果不改变現行的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方針政策的話，不仅会阻撓伟大中国人民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可能会有一天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受到严重的危险。

事物的逻辑会导致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除了向帝国主义让步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中国领导奉行的自我孤立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急剧收缩同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其他的联系，同帝国主义阵营国家进一步接近的政策，不能保证将不会给中国带来逐步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的危险性，从而损害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

非常明显，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好战的大国沙文主义、以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无原则的混合体，是中国分裂主义者的理想和实践的基础。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包括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都认为，中共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冒险行为，是目前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的主要危险，是所有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的主要危险。

现在，在所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空前尖锐地提出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捍卫不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捍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领导人疯狂的分裂活动，对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孕育着严重的危险。面对这个现实的危险，所有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忠于爱好和平的人民为防止新的毁灭性的热核战争、争取全人类幸福未来的正义斗争的政党，都怀着感激的心情欢迎苏共的巨大努力，并完全支持苏共提出的关于克服已产生的分歧的途径和方式的建议。

另一方面，许多兄弟党曾经提出过，而且现在还向中共领导

人提出友好的劝告，并真诚地呼吁中共领导人为了达到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认识自己分裂和冒险行为的后果的全部危害性，放弃你们奉行的恶劣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站到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个行列里来。

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她在同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和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阐明了自己对待中共领导人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和对待你们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态度，谴责了并继续谴责你们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施加种种压力的企图。

然而，你们党的领导人不仅拒绝苏共中央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设性建议，而且不顾兄弟党及时的警告、劝告和愿望，有意加剧论战，同时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相互关系中使用了完全不能允许的方法和手段。

谁真正关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巩固，谁就不能不对中共中央 1964 年 5 月 7 日给苏共中央的信无动于衷。在这封信里，你们党的领导人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今年 5 月举行苏中两党代表会谈的建议和关于今年夏天举行二十六国党代表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拒绝了关于 1964 年秋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并诬蔑说，好像苏共用自己的这些建议“阴谋加快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步骤”。

我们认为，你们无限地拖延举行兄弟党代表会谈的企图是想赢得时间，以便更加扩大自己给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带来巨大损失的分裂和破坏活动。

因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延期举行上述会谈和会议的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至于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分歧的措施，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完全赞成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于尽快举行

蘇中兩黨代表團會談、關於舉行參加1960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所有二十六國兄弟黨代表籌備會議的建議，並表示完全同意在最近期間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新的會議的建議。

鑑於以上情況，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呼籲中共中央同意實行上述措施，按照黨內的方式同志式地同兄弟黨討論現有分歧的問題，以便順利地克服分歧，以利于強大的社會主義大家庭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進一步加強和繁榮。

我們難以想象，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還有什麼別的办法比下述办法更合適更正確的了，這就是：表現出明智、放棄自己現行的政治方針，以便回到唯一正確的道路——同世界所有共產黨人共同鬥爭和合作的道路上來。中國同志如果採取這種步驟，將受到所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熱烈歡迎，而我們的後代將對此作出應有的評價，給中國共產黨人以應得的贊揚。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熱烈希望，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將意識到自己對社會主義各國人民首先是对億萬中國人民，對兄弟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所負的崇高責任，將在自己身上得到勇氣，以便按列寧的方式承認自己的有害政策的錯誤，以便竭盡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於我們的共同事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隊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動搖的原則基礎上的團結一致。

致

同志的敬禮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

1964年6月12日於烏蘭巴托

（譯自1964年7月28日蒙古《真理報》）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关于时代和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問題(节譯)

策·图門德木貝尔勒

中共领导人歪曲馬列主义理論，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概念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相对抗，不懂得世界解放运动細致复杂的过程及其主力与决定性因素。他們企图证实，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是卷入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片面地把民族解放运动說成是“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共领导人甚至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是“人口最广泛的阶层”(在他們算来，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同时，中国领导人还流露出令人十分不快的看法，似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丧失共产主义的革命性。

这样，教条主义者力图在亚非拉人民中間覓取威望，把民族解放运动放在現时代的中心，力图把它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相对立。这种概念粗暴地篡改了列宁的观点。

中国教条主义理論家曲解革命的过程，按照他們的理解，革命要武力破坏旧制度才能实现。他們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和經濟竞赛就是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

中国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和主要方針是把革命运动推向冒险的道路。他們因而看不到当代革命运动面临的新道路，否定了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或资本主义国家内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北京理論家认为，加快革命发展的唯一途徑是反帝武装斗争。

現时代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武装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打热核战争，消灭几亿人口，使工业和文化中心从地面上消失，給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其巨大的損失。

中国教条主义理論家实际上是宣揚了反列宁主义的“革命輸出”論。

印中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促使印度某些反动势力的活跃，成为迫害共产党人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对印度内政干涉的借口。

中国教条主义者把革命同武装斗争等同起来，拒絕承认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照他們的看法，不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条件下，武装起义是一定需要的。这种理論家把每个遵循利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方針的共产党人指責为修正主义者。他們在口头上装成了极端革命家的样子，实际上远离了馬列主义的立場。

令人惊讶的是，教条主义者竭力证明，不論在什么条件下，工人阶级除了武装夺取政权，沒有別的道路。他們不理解，在工人阶级联合了各种民主力量，使自己处于优势的国家里，武装斗争会导致人民的广泛阶层脱离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在垄断资产阶级面前陷于孤立。

在关于反帝武装斗争的过激的左傾詞句的背后隐藏着不相信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害怕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实质。这种理論家不相信社会主义在和平經濟竞赛中将战胜资本主义。正由于这样，他們关于只有打仗才能反帝的冒险政策和方針就产生了。

过高地评价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地位的中国教条主义者企图证明自己几乎是被压迫国家和人民唯一的保卫者，修正了

列宁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盟的思想，企图把所谓亚非拉人民的地理和肤色上的共同性同反帝力量的国际团结相对立，无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所有这些观点说明他们背离了马列主义理论，企图修正马列主义理论。

（译自 1964 年第七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蒙古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主席其米德 1964 年 8 月 1 日在 东京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节译)

蒙古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起退出了由全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运动组织的会议。这次会议不讨论解决面临的任
务。这次大会破坏了民主原则，它被用来歧视和攻击苏联代表
团，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大会名义上是为
禁止原子弹氢弹全日本运动宣布召开的，但事实上中国分裂主
义者操纵了大会。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和其他许多代
表团一样，不可能完成派遣我们参加大会的组织所给予的任务，
因此，我们准备离开东京。

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的分裂者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译自 1964 年 8 月 9 日蒙古《真理报》)

和平的重要文献(节译)

《真理报》社论

在条约的内容、目的和意义为世界公众周知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厚颜无耻地攻击莫斯科条约，说它是“向帝国主义投降”，“背叛和平事业”等等，攻击和诬蔑首创这一条约的苏联政府以及参加该条约的世界许多国家，表现得蛮横无理和傲慢。

已经出现毁灭成千上万人的武器的当前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历史任务之一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制定出能够动员一切力量来加强世界和平和防止热核战争的政治方针和斗争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订了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要求的主要路线，以此作为自己政策的依据。但是中国领导人公然违背被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支持和赞扬的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关于现代的主要任务是避免热核战争的指示。他们蛮横地说：“我们光着身体也无关紧要，一定要开始生产核弹。”中国领导人嘴上装着是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武器而斗争的人们。目前，中国报刊和广播事实上起着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的义务宣传员的作用。

在北京的一个西方国家的记者与中国记者们在谈话中说道：“中国报刊无情地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使共产主义威信扫地，这帮了西方国家的忙。西方的反共斗士可以退休

了。”这就是证据之一。

中国代表团蓄意操纵在东京举行的第十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使大会搞得乱七八糟，这在世界上再一次揭露了中国分裂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美帝国主义，而是指向苏联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力量。

蒙古人民满怀和平的愿望纪念我国政府代表在当代最重要的和平文献——莫斯科条约上签字一周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今天，鄙视地反对中国分裂主义当局的活动是理所当然的。

（译自1964年8月8日蒙古《真理报》）

真理战胜誣蔑和誹謗(节譯)

达·尼瑪苏伦

中国代表团蓄謀搗乱今年的东京會議，肆无忌憚地污辱对原子弹的最初的受害者日本普通人的紀念，蛮橫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給其他代表团，这引起与会的善良人們深恶痛絕是理所当然的。

在为了禁止核氫武器而刚刚举行的东京大会之前，各国代表团还没有来得及到达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举行什么“會議組織者”的“协商会晤”。这是中国分裂主义者从他們的北京运来的，誰也不能代表的“不可救药的分子”企图挑起反对苏联的誣蔑誹謗运动，全面操纵大会的活动。但是参加會議的外国代表們揭露了他們的可耻企图。从中国代表团以及同伴的一切活动中清楚地知道，他們預先就想把苏联代表团拉进毫无益处的爭論，挑起反对苏联的誹謗运动。苏联代表团沒有上他們的“圈套”。在中国的文件中一再重复所謂“在死亡的帝国主义的廢墟上胜利了的人民以极快的速度創造出比資本主义制度时期高千倍的文化，建設起真正无限美好的未来。”分裂主义者所坚持的主要路綫就是这种反动思想的表现。本月3日在东京召开了万人集会，支持为禁止核武器而举行的广島大会。北京的分裂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集会，但是他們面临着日本人民所进行的和平的英勇斗争而惊慌失措，沒有能作出有效的成果。而日本的和平战士連續九年在广島举行“广島日”，可是今年全日本禁止核武器協議会决定在东京举行“广島日”，这是中国分裂主义者的骯髒

勾当。

东京会议已成为中国的工具，而广岛会议则是实事求是的。

广岛会议的全部成就是对中国反动理论家的“只有枪杆子才能改造世界”的观点的致命打击。

(译自1964年8月9日蒙古《真理报》)

苏共是共产主义、 工人运动的先鋒队(节譯)

《真理报》社論

伟大列宁所建立和培养的苏联共产党給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自由和斗争的榜样,四十多年来领导着第一个工农国家,这个工农国家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这个党关心人,关心人类的美好,开始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着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高举馬克思主义的旗帜,創造性地丰富着馬克思、列宁的英明学說,它已成为一切以革命的方式来改革社会的力量的当然的先鋒队。

苏共在过去和現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給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

苏共的模范的兄弟般的活动,在爭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鼓舞着所有的共产党,是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原則付諸实践的显明典范。

任何一支工人阶级队伍和任何一个党毫无根据地想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享有特权和起特殊作用的各种企图是同各兄弟党平等、独立自主的原則毫不相容的,而这种原則从来没有否认过关于国际共运队伍先鋒队的概念。

許多党积累了对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其他队伍有利的理論方面的及实践斗争方面的丰富經驗。这种經驗丰富了我們运动的馬克思主义的經驗宝库,成为全体的财产。一致公认苏共——工人阶级的先鋒队掌握了比其他共产党更丰富更多的經驗。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声明中提到：“苏联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全面共产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当回忆起苏共在主要阶段的活动和光辉历程的时候，不仅共产党人，而且世界上善于估价历史进程及其现实意义的劳动人民和进步的民主主义者早就深刻地懂得，苏共的斗争、榜样、成就以及今天在建成社会主义后建设共产主义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重大的国际意义。

苏共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着的激烈斗争中勇往直前，在团结的事业中完成了历史义务。

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历史性决议，不仅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阶段，大大有助于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这个运动。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当代的重要问题上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闹分歧，挑起尖锐的论战，进一步加剧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为了采取措施，团结当代的一切反帝力量，首先是加强它的主要队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及解放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寻求克服遇到的困难，制定共同的政策方面多次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两党代表团虽然在去年夏天举行了会谈，但中国方面中断了这一会谈。此后，苏共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同意再次举行会谈的意见，并在今年6月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表达了自己希望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意见。

但是，中共领导人以种种荒唐的理由力图完全否认苏共在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历史任务，从而把自己的观点和政策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并公开企图确立自己在这个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领导人企图长期拖延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新的会议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开这样的会议。

中共领导人企图证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似乎没有权利召开新的会议。但是，在这方面，1957年召开的兄弟共产党会议的宣言中指出：“委托苏共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其他兄弟党一样，赞同和支持苏共根据自己的这一任务提出的关于召开旨在协商和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当代极其重要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团结一致的新的会议的建议。

承认关于苏共的先锋作用，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崇高的重要事情。这使人们产生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心，滋养了我们关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牢不可破的这一进步的思想。

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

（译自1964年8月18日蒙古《真理报》）

我們时代的斗争的 主要战场(节译)

德·巴勒丹

当前的主要战场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有些自以为英明的人，以空洞的辞藻和“极端革命”的口号为掩护，力图使世界沉入血海中，在每个复杂的时期大肆叫嚷，在烈火上添干柴。这是暗中怀有阴谋，浸透沙文主义的恶果。现在战争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还会不会留下人的问题。反对全人类，吹嘘战争“恩德”的中国化了的“理论家”的分裂阴谋和可耻的骯髒勾当永远不会得逞。在这个世界上能否找到希望走他们所指引的危险道路，即卷入战争并使世界变成废墟的道路的人？不能！北京的“理论家”的言论为什么会同失去人性的战争狂热分子的声音相吻合呢？这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之故。他们回忆工人运动老前辈奥·倍倍尔所说的名言的时候已经到了。

中国领导人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归根结蒂是直接背离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成为鼓舞五大洲劳动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这一战斗口号的。

(译自1964年8月19日蒙古《红星报》)

第一国际的思想是 永恒的(节譯)

《党的生活》杂志社論

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在当代一些重要問題上挑起同各国馬列主义党的分歧，公然攻击为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所闡明了的国际共运的总路綫，这引起了蒙古党和蒙古人民理所当然的憤怒。

党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中共领导人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錯誤行动在当代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和世界共运队伍的团結以及为和平、民族独立、社会发展与进步而斗争的一切力量的团結的主要危險。

中国领导人公然否认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的共同結論，在关于我們时代的特点和基本矛盾的提法，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和平共处，关于个人迷信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上奉行了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十分有害的观点与立場。特別恶毒的是，他們不仅仅在理論和意識形态方面持着跟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立場，而且从内部来分裂几十年来得到巩固的这一运动，使它同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鋒队苏共分离，奉行着由自己来統率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有害政策。

蒙古党中央全会指出，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共运中制造分歧的根源在于中国领导人奉行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左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中国领导人企图通过施加各种压力的途径把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綫强加給我党，企图把我党同世界共运及其优秀的先鋒队苏共分割开来，使我国人民离开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結成永恒联系与友誼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蒙古党严厉地譴責了这种不可救药的企图。

忠实于蒙中人民的友誼、合作和忠实于世界共运团結的蒙古党，揭露了中共领导人所持的錯誤观点和危险的立場，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結而斗争，光荣地履行着在世界共运和全体劳动人民面前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所以，蒙古党完全支持苏共和其他各兄弟党的建議，即必須在近期内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會議，以保障各馬列主义党的团結。

（譯自 1964 年第八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为了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課程的 教学和生活紧密結合(节譯)

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主席策·彭查克諾尔布
在社会科学教师會議上的講話

在政治經濟学領域內，对于旨在分裂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和破坏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團結的现代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絕不能不給以揭露和尖銳的批判。

中共領導人从非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出发，歪曲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关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当代的基本問題，企图到处散布小資产阶级的冒险主义理論和口号。

他們煞有介事地說教的自力更生的政策、“三面紅旗”的口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口号，是公然违背和直接歪曲政治經濟学的馬克思主义概念。必須尖銳地批判和揭露在政治經濟学領域中的以公开形式出現的这些左傾机会主义的理論和学說的本质，必須使我国青年学生正确了解其无可爭辯的錯誤性。

在中共領導人破坏国际共运和工运的團結，用自己的錯誤路綫来反对苏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这样一个时刻里，向大学生們解释和宣传蒙古党为維護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純洁性，为巩固共产主义运动鋼铁般的團結而遵循的一貫立場，是社会科学教研室和教員們的一項重要任务。

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到处煽动民族主义的同时，企图通过各

种途径，极力宣传自己的错误观点和政策。

1963—1964 学年度曾在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学习的某些中国留学生不只一次地企图宣传中国领导人的有害政策。

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史课上讲到蒙古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和在“历史唯物主义”课上讲到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时候，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捣乱，粗暴地污辱教员，并劝说大家，“蒙古同学们最好是支持我们。”

同时，中国学生还在学生中间散发了与我党观点和立场有分歧内容的《分歧从何而来?》、《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 1963 年 6 月 14 日的信》和《9 月 1 日的声明》等材料。但是所有这些行为遭到了我国教员和学生的强烈反对，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极其清楚地表明，我国高等学校师生热烈支持党的立场。

(译自 1964 年第八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憎恨分裂政策

——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烏兰巴托市党委书记扎·尼瑪

讀到苏联《真理报》就毛泽东同一批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談話所发表的文章后，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憤怒。

毛泽东完全抛弃了認識社会現象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以公开明显的形式明目张胆地提出了从根本上违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的反动的地理論。

毛关于“中間地带”的教条难道有哪一点同馬克思主义相似嗎？这一事实完全证明了中国领导人早已背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以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和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的斗爭来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則。

誣蔑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如果是一个普通庸人的夸夸其談，那么就不会把他当作共产党人看待。但是，自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人却提出了这样的反动“理論”，并把它作为自己奉行的政治方針和路綫的思想基础，企图强加給別人，从而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和平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因此，对它不能不采取批判的态度。

毛泽东公开号召把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各国同美国划为一个地带，而反对它的另一地带的各国人民則在中国领导下团結起来进行斗爭。看来，毛泽东还希望在进行这场斗爭时，同欧洲的戴高乐和亚洲的日本垄断資本家合作。

中共领导人由于大国沙文主义所产生的侵略政策，現在已

經完全清楚了。

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領土完整进行威胁和挑衅的毛泽东的談話，不要說是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即使在普通的友好邻国的正常关系中，也是不能允許的可耻事件。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发展着政治、經濟和文化关系，蒙古人民及其政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尊为友好的兄弟国家的过去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就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及其国家的独立和領土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这一点現在已經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耻地暴露出来了。只要汉族的狹隘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 不惜玩弄別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們的願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則就是这样的！

只能这样理解他們：如果需要的話，不仅他們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討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們合作分脏也在所不惜。

这样，他們也拿自己人民的命运当儿戏。中国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这些，而同自己的階級兄弟，首先是同苏联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加强自己的階級联系，并肩携手向共产主义前进。

（譯自 1964 年 9 月 9 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通訊社就毛泽东同一批日本 社会党人的談話发表的声明

蒙古通訊社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1964年7月10日在北京同日本一批社会党人的談話受权发表如下声明：

全世界从日本报刊了解到的毛泽东的声明，暴露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着分裂活动的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真正打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把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所謂“中間地带理論”当作又一个新样本拿出来，这实际上是中国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陰謀而同社会主义的階級敌人进行勾結时所需要的。

毛泽东在談話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領土的欲望。

从毛泽东的談話看出，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已經变本加厉地走上了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向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势力靠近的道路。由于中国领导人已經走上了这条十分危險的道路，当然就不能用无产阶级观点去对待社会現象，而是从小資产階級的民族主义观点去对待。由此，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問題上，他們早就超过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前曾經出現过的最猖狂的修正主义者。

中国领导人在意欲分割某些国家的領土的时候，为了寻求帝国主义垄断資本家的支持，对他們，具体地說，对日本軍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侵略加以贊美。

中共中央主席故意提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永远不符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心意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中国领导人早就幻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国的一个边疆地区加以管轄。早在 1936 年毛泽东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说过,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蒙古人民共和国将“直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这些話证明,中国领导人根本藐視別国人民,对他們的命运采取了多么粗暴野蛮的态度,毛泽东沒有征得蒙古人民的同意,在当时就已經随心所欲地“决定了”蒙古的命运。

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員也曾屡次企图通过把蒙古納入中国版图的途徑,在背后决定我国人民的命运。不容怀疑,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失去独立的企图,是为了要实现北京所說的“东风压倒西风”这种实质上是种族歧視的极端的侵略主义。

从这里面自然可以得出結論,很难把中国领导人員有时說的尊重別国人民权利与利益的話当成是真心的。中国领导人要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变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欲望,实际上同曾經是蒙古人民的主权的凶恶敌人中国地主、軍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政策沒有什么区别。

中国领导人覬覦远古以来就有独立国家的历史的蒙古,这是他們从滿汉掠夺者那里继承来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結果。要取消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独立的中國民族主义者的卑鄙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发瘋的想法。

誰都知道,蒙古人民在 1921 年掀起了人民革命,奋不顾身地爭取到了自由,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在十七世紀末期由于滿汉掠夺者的侵略而失去的国家独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来发展成为一个主权的人民民主

国家，赢得了国际威望，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顺利地发展着合作。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享受到了独立的好处，决不能容忍任何人对自己主权的侵犯。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建立的友好关系进行猖狂的攻击，企图对这种关系的真诚性制造怀疑。毛泽东说：“苏联以保障蒙古的独立为名，事实上已把这个国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毛泽东为什么需要进行这样厚颜无耻的攻击呢？看来，毛泽东感到生气和仇恨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实现把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的欲望的道路上，蒙古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成就以及她同苏联人民所建立起来的兄弟般的牢固友谊是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正是由于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和全面援助的结果，蒙古人民才能从帝国主义的侵犯下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并在祖国繁荣和发展的事业中取得历史性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尼·谢·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给予了覬覦我国主权的中国领导人以应有的回击，这就再次证明了这一切。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很明显，如果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得以实现的话，那么我国人民就将处于大汉族主义政策的祸害之下，遭受到内蒙古人民等中国少数民族的命运。

蒙古人民一貫认为，全面巩固由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弗·伊·列宁和蒙古人民光荣的儿子达·苏赫巴托尔奠基、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我們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固友誼是我們取得新成就和胜利的保障，是我們过幸福生活和繁荣富强的源泉。誣蔑經受了严峻考驗的蒙苏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誼和在他們中間挑撥离間的中国領導人的恶毒企图是注定要破灭的。

中共领导人从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团结一致和分离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的不可救药的目的出发对我們两国人民的友誼进行誣蔑和攻击。中国領導人的冒险主义政策和侵略欲望給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很大的損失，对于中国人民加强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蒙古人民所建立起来的友誼和合作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

中国領導人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格格不入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活动，暴露了他們經常冗长地談論的尊重別国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忠实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原則的話，实际上是虛伪的，也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毛泽东所表現的冒险而傲慢的观点和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凶暴攻击使蒙古公众感到深深的憤慨和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坚决譴責中国领导人企图扩张的冒险目的和一切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及政策。

1964年9月9日于烏兰巴托

(譯自1964年9月10日蒙古《真理报》)

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 运动的旗帜(节译)

烏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巴·阿拉坦格尔勒
在庆祝第一国际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現在，如何对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及合作，已經成为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試金石。

中共领导人沉湎于民族主义，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分离，失去了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可能，推行违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自力更生方针”。这种方针，在经济上浪费社会劳动力，减慢生产的增长速度，在政治上不仅分裂在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的斗争中的人民的团结，而且助长了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因而，是反动的，是危险的。

中共领导人，为了使民族解放运动为自己的特定目的服务，为了实现民族沙文主义政策，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分割开来。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陷于狭隘的民族孤立状态。使其脱离革命运动和建設新社会的經驗，从而帮助了帝国主义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这种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所以，这些国家的公众懂得了这种政策的本质，越来越表示反对。

中国领导人在裁军、停止核試驗和通过談判解决領土爭端等国际关系中迫切的問題上，不是奉行明智的政策，而是企图使

社会主义各国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不能取得进展。

他們屢次反复地采用曾經在第一国际內出現过的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分裂方法和政策。

中国领导人由于某种統率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图未能实现,就直接奉行了分裂主义的路綫,轉到用空洞的反帝詞句作掩护的左傾机会主义者的冒险主义立場上去。实际上他們主要的打击不是針對帝国主义,而是針對着各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

克服中国领导人給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带来的这种严重困难,始終不渝地从現代教条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那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巩固和純洁整个运动的队伍,这是国际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共和其他各兄弟党的努力是为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基础上克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中国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冒险政策和破坏活动而产生的分歧。对此,蒙古党过去曾經表示过,而且今后也将表示热烈的贊同。

(譯自1964年10月2日蒙古《真理报》)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是公认的(节譯)

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巴·錫林迪布

从前，中国和蒙古的侵略者曾經一度互相侵略彼此的領土，掠夺人民財富。在成吉思汗时期和四十四年前中国軍閥侵入蒙古的时期就是这样。如果要根据蒙古征服者于1280—1368年期间在中国建立的元朝或1919年中国軍閥占領庫伦的事实来发表有关任何領土要求的論点，那是荒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称“絲毫不含糊的馬克思主义者”和为爭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几乎是唯一“战士”的毛泽东的观点，却同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論調完全相吻合。

很久以来，蒙古和中国是作为近邻沿着不同的历程向前发展的。十七世紀，蒙古和中国的人民都在外国侵略者和滿清皇帝的統治之下，患难与共。一些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中国历史学家們喜欢說什么中国、滿清和蒙古的皇帝就其肤色來說是休戚相关的。这些帝王就其階級性、压榨劳动人民和作为独立事业的敌人，他們是休戚相关的。

不久以前，毛泽东惋惜蒙古似乎在苏联的“統治”之下。毛泽东的这句话同他二十八年前的下列話怎能相銜接呢？他說“不論現在和将来外蒙和苏联的关系是以完全平等的原則为基础的”。

中国共产党人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且曾經在具有綱領性的文件中論述过关于民族独立的列宁主义思想。

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問題的決議中說：“中华苏維埃共和国无条件地全力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应在宪法中予以闡明。”該決議第二条又說：“中华苏維埃共和国支持像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样取得的独立及其进行的民族革命斗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軍閥侵犯危险的斗争。”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华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临时宪法宣布，中国苏維埃政权对弱小民族的独立以及像蒙古那样建立独立国家将予以承认。

但是，这一国际主义思想却被与此格格不入的方针所代替了。当时刚刚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毛泽东于1936年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外蒙古共和国应当成为中国联盟的一部分。过了八年之后毛泽东又重复了上述观点，說中国政府应当承认外蒙古民族自治。

再过了十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相互派駐外交使节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脑毛泽东向应邀去北京的尼·謝·赫魯曉夫及苏联其他领导人正式提出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問題。

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竟然向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提出使第三个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丧失国家独立的問題是极其駭人听闻的。

尼·謝·赫魯曉夫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他說蒙古的命运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莫斯科，而只能在烏兰巴托解决，他坚决拒絕討論这个問題。

从法律角度来看，如果說独立是指某一个国家在不受外国控制的情况下完全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話，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行使这种权利已有四十三年了。

蒙古人民在捍卫本国独立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奉行了和平

和友好的政策。早在 1921 年 9 月 27 日，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已經取得了国家的独立，殷切地表示願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但是，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各軍閥集团的过錯，这一努力沒有成功。

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承认奉行和平政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資本主义国家就不得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实上的独立。

1945 年，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克里米亚会談时达成協議，盟国对日宣战的一个条件就是保卫蒙古的独立。連蔣介石也接受了这一条。

参加 1945 年 10 月 20 日的公民投票的代表百分之百地贊同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蔣介石政府的正式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投票，他們也看到了蒙古人民一致要求国家的独立。蒙古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积极地站在盟国和中国人民的一边。这在毛泽东吊唁赫·乔巴山逝世的电报也清楚地指出了。

把和平共处、同其他国家人民平等友好和同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紧密团結作为自己外交政策基础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国家。

（譯自 1964 年 10 月 16 日蒙古《真理报》）

社会主义国家經濟合作 是切身的需要(节譯)

尤·泽登巴尔

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任务在于提高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經濟,不断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共领导人怀疑甚至直接拒絕这一无可爭辯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这是令人吃惊的。他們說,国际劳动分工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是为了掩飾苏联的統治欲望和剝削別的国家欲望而提出的。中共领导人不願意看到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的现实的和深刻的意义。中国领导人喜欢随便摘引列宁的著作,但是列宁的著作中貫穿了使社会主义各国在一切方面相互接近、最終結成全世界人民的統一体的思想。

苏联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意識到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坚决貫徹这一方針。蒙古人民坚决駁斥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誣蔑。

1963年12月召开的党中央五中全会決議指出:

“一貫坚定不移地奉行巩固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政策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坚决拒絕和譴責中国领导人通过施加各种压力把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綫强加給我們党,把我們党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經過考驗的先鋒队苏共分隔开来,并且使我国人民离开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保持永恒联系和友誼的唯一正确道路的不可救药的无耻企图。”

中国理論家以“自力更生”的理論为掩护，拚命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合作的思想。中国理論家把社会主义各国一方面合作、一方面利用各自的潜力和条件这样两件密切不可分的事件对立起来，明目张胆地进行欺騙。他們企图把資本主义的关系强加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

中国活动家的論断是同他們在經濟上分离社会主义各国，使各国民族經濟孤立无援，破坏他們之間已經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兄弟关系，建立使他們接受中国控制的体系的企图相一致的。按照中共領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世界革命事业应控制在中國的手中。北京政客們一再把他們的这一隱蔽的思想公开告訴同中国毗邻的蒙古。

如果說，經濟上的隔离政策对于象中国这样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資源丰富的国家也只能是带来导致发展緩慢的后果，那么对于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带来导致灭亡的恶果。

中国領導人提出他們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政治綱領，愈来愈远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蓄意加深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論战和分歧，在这一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我党认为，对于这一切，除了是公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反帝斗争以外，不可能作另外的评价。

同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設、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及国际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奉行的，在理論上是不可救药的，在实际上是有害的政策相比，由于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 1957 年和 1960 年會議的決議而导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現的轉折，其历史作用和意义就更为明显了。这些決議在当代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順便說一下，中国活动家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件表明，正是这一点不符合他們的心意。但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难道能拒絕以創造性

的态度对待生活嗎？如果拒絕，就同葬送馬克思主义沒有区别。

因此，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議現在重新会晤，以便創造性地討論 1960 年會議以后在生活中出現的一切新的重要問題。毫無疑問新的會議不是以把誰排除出馬克思主义队伍为前提，而是为了进一步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达到真正的團結一致，从科学角度出发总结当代发展的客观进程。

蒙古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足以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我們认为，社会主义兄弟各国应以共同的努力，从我国及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出发广泛开发蒙古的矿藏。蒙古的一个特点是为了投資和撥款，需要获得外国的貸款。

蒙古同苏联經營合营企业有丰富的經驗。應該說这种企业不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建立，都不但不会損害我国，而且是实现我国民族利益的最好的形式，并有助于巩固我国的国家独立。

所謂主权，是指每个国家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但是，这一主权不正是从属于旨在保证人民权利、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的嗎？这样，在我們的条件下，行使主权就是要做有助于国家发展的事情。

（譯自 1964 年第十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

向兄弟国家的专家学习(节译)

納·沙格达尔

当社会主义兄弟各国的专家以真正同志般的方式帮助我们的时候，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教我国工人建设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这是令人很遗憾的事。

在此期间，我方派出了四千多名工人跟随中国工人学习某一种技术，但是主要让这些工人做了些辅助性的工作，对于向他们教授复杂的建筑技术，没有表现出诚意。因此，据初步统计，只有八百名左右工人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建筑技术。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可是中国报纸却喧嚷说什么教会了六千名建筑工人。

这一数字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专家教会的人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为难的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仅举一例以说明之：科布多省建筑处长宁曾向中国员工干部崔友三提出希望他们向蒙古工人教授建筑技术，崔友三回答说，如教蒙古人，我们工人就会减少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洋洋得意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古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为蒙中团结作出了贡献。这就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的。

(译自1964年第十期蒙古《党的生活》杂志)